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十

沙丘的故事

叶 君 健 译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十

沙 丘 的 故 事

叶 君 健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在这个集子里的九篇童话故事中，童话式的幻想成份已经减少了，作者开始以朴素的文笔描写现实人生。有的故事描写了作者童年时代的亲身经历，如《孩子们的闲话》；有的写出了作者所见到的人生中许多不合理的现象，如甘愿抛弃自己的孩子而到一个贵族家里去当奶妈的母亲（《安妮·莉斯贝》）。这些故事中有歌颂，有批判，也有作者所特有的诗意。

目　　次

守 塔 人 奥 列

“在这个世界里，事情不是上升，就是下降，不是下降，就是上升！我现在不能再进一步向上爬了。上升和下降，下降和上升，大多数的人都有这一套经验。归根结底，我们最后都要成为守塔人，从一个高处来观察生活和一切事情。”

这是我的朋友、那个老守塔人奥列的一番议论。他是一位喜欢瞎聊的有趣人物。他好象是什么话都讲，但在他心的深处，却严肃地藏着许多东西。是的，他的家庭出身很好，据说他还是一个枢密顾问官的少爷呢——他也许是的。他曾经念过书，当过塾师的助理和牧师的副秘书；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他跟牧师住在一起的时候，可以随便使用屋子里的任何东西。他那时正象俗话所说的，是一个翩翩少年。他要用真正的皮鞋油来擦靴子，但是牧师只准他用普通油。他们为了这件事情闹过意见。这个说那个吝啬，那个说这个虚荣。鞋油成了他们敌对的根源，因此他们就分手了。

但是他对牧师所要求的东西,同样也对世界要求:他要求真正的皮鞋油，而他所得到的却是普通的油脂。这么一来，他就只好离开所有的人而成为一个隐士了。不过在一个大城市里，唯一能够隐居而又不至于饿饭的地方是教堂塔楼。因此他就钻进去,在里边一面孤独地散步,一面抽着烟斗。他一忽儿向下看，一忽儿向上瞧,产生些感想,讲一套自己能看见和看不见的事情，以及在书上和在自己心里见到的事情。

我常常借一些好书给他读：你是怎样一个人，可以从你所交往的朋友看出来。他说他不喜欢英国那种写给保姆这类人读的小说,也不喜欢法国小说,因为这类东西是阴风和玫瑰花梗的混合物。不，他喜欢传记和关于大自然的奇观的书籍。我每年至少要拜访他一次——一般是新年以后的几天内。他总是把他在这新旧年关交替时所产生的一些感想东扯西拉地谈一阵子。

我想把我两天拜访他的情形谈一谈，我尽量引用他自己说的话。

第一次拜访

在我最近所借给奥列的书中，有一本是关于圆石子的

书。这本书特别引起他的兴趣，他埋头读了一阵子。

“这些圆石子呀，它们是古代的一些遗迹！”他说。“人们在它们旁边经过，但一点也不想起它们！我在田野和海滩上走过时就是这样，它们在那儿的数目不少。人们走过街上的铺石——这是远古时代的最老的遗迹！我自己就做过这样的事情。现在我对每一块铺石表示极大的敬意！我感谢你借给我的这本书！它吸引住我的注意力，它把我的一些旧思想和习惯都赶走了，它使我迫切地希望读到更多这类的书。

“关于地球的传奇是最使人神往的一种传奇！可怕得很，我们读不到它的头一卷，因为它是用一种我们所不懂的语言写的。我们得从各个地层上，从圆石子上，从地球所有的时期里去了解它。只有到了第六卷的时候，活生生的人——亚当先生和夏娃女士——才出现。对于许多读者说来，他们出现得未免太迟了一点，因为读者希望立刻就读到关于他们的事情。不过对我说来，这完全没有什么关系。这的确是一部传奇，一部非常有趣的传奇，我们大家都在里面。我们东爬西摸，但是我仍然停在原来的地方；而地球却是在不停地转动，并没有把大洋的水弄翻，淋在我们的头

上。我们踩着的地壳并没有裂开，让我们坠到地中心去。这个故事不停地进展，一口气存在了几百万年。

“我感谢你这本关于圆石的书。它们真够朋友！要是它们会讲话，它们能讲给你听的东西才多呢。如果一个人能够偶尔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东西，那也是蛮有趣味的事儿，特别是象我这样一个处于很高的地位的人。想想看吧，我们这些人，即使拥有最好的皮鞋油，也不过是地球这个蚁山上的寿命短促的虫蚁，虽然我们可能是戴有勋章、拥有职位的虫蚁！在这些有几百万岁的老圆石面前，人真是年轻得可笑。我在除夕读过一本书，读得非常入迷，甚至忘记了我平时在这夜所作的那种消遣——看那‘到牙买加去的疯狂旅行’！嗨！你决不会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巫婆骑着扫帚旅行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那是在



‘圣汉斯之夜’①，目的地是卜洛克斯堡。但是我们也有过疯狂的旅行。这是此时此地的事情：新年夜到牙买加去的旅行。所有那些无足轻重的男诗人、女诗人、拉琴的、写新闻的和艺术界的名流——即毫无价值的一批人——在除夕夜乘风到牙买加去。他们都骑在画笔上或羽毛笔上，因为钢笔驮不起他们：他们太生硬了。我已经说过，我在每个除夕夜都要看他们一下。我能够喊出他们许多人的名字来，不过跟他们纠缠在一起是不值得的，因为他们不愿意让人家知道他们骑着羽毛笔向牙买加飞过去。

“我有一个侄女。她是一个渔妇。她说她专门对三个有地位的报纸供给骂人的字眼。她甚至还作为客人亲自到报馆去过。她是被抬去的，因为她既没有一支羽毛笔，也不会骑。这都是她亲口告诉我的。她所讲的大概有一半是谎话，但是这一半却已经很够了。

“当她到达了那儿以后，大家就开始唱歌。每个客人写下了自己的歌，每个客人唱自己的歌，因为各人总是以为自己的歌最好。事实上它们都是半斤八两，同一个调调儿。接

① 即六月二十三日的晚上。在欧洲的中世纪，基督教徒在这天晚上唱歌跳舞，以纪念圣徒汉斯（St. Hans）的生日。Hans 可能为 Johnnes（约翰）。

着走过来的就是一批结成小组的话匣子。这时各种不同的钟声便轮流地响起来。于是来了一群小小的鼓手；他们只是在家庭的小圈子里击鼓。另外有些人利用这时机彼此交朋友：这些人写文章都是不署名的，也就是说，他们用普通油脂来代替皮鞋油。此外还有刽子手和他的小厮；这个小厮最狡猾，否则谁也不会注意到他的。那位老好人清道夫这时也来了；他把垃圾箱弄翻了，嘴里还连连说：‘好，非常好，特出地好！’正当大家在这样狂欢的时候，那一大堆垃圾上忽然冒出一根梗子，一株树，一朵庞大的花，一个巨大的菌子，一个完整的屋顶——它是这群贵宾们的滑棒①，它把他们在过去一年中对这世界所做的事情全都挑起来。一种象礼花似的火星从它上面射出来：这都是他们发表过的、从别人抄袭得来的一些思想和意见；它们现在都变成了火花。

“现在大家玩起一种‘烧香’的游戏；一些年轻的诗人则玩起‘焚心’的游戏。有些幽默大师讲着双关的俏皮话——这算是最小的游戏。他们的俏皮语引起一片回响，好象是空罐子在撞着门、或者是门在撞着装满了炭灰的罐子似的。

---

① 原文是(Slaraffenstang)。这是一种擦了油的棒子，非常光滑，不容易爬或在上面踩。它是在运动时试验爬或踩的能力的一种器具。

‘这真是有趣极了！’我的侄女说。事实上她还说了很多非常带有恶意的话，不过很有趣！但是我不想把这些话传达出来，因为一个人应该善良,不能老是挑错。你可以懂得，象我这样一个知道那儿的欢乐情况的人，自然喜欢在每个新年夜里看看这疯狂的一群飞过。假如某一年有些什么人没有来，我一定会找到代替的新人物。不过今年我没有去看那些客人。我在圆石上面滑走了，滑到几百万年以前的时间里去。我看到这些石子在北国自由活动，它们在挪亚没有制造出方舟以前，早就在冰块上自由漂流起来。我看到它们坠到海底,然后又在沙洲上冒出来。沙洲露出水面，说:‘这是瑟兰岛！’我看到它先变成许多我不认识的鸟儿的住处,然后又变成一些野人酋长的宿地。这些野人我也不认识，后来他们用斧子刻出几个龙尼文①的人名来——这成了历史。但是我却跟这完全没有关系,我简直等于一个零。

“有三四颗美丽的流星落下来了。它们射出一道光,把我的思想引到另外一条路线上去。你大概知道流星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吧？有些有学问的人却不知道！我对它们有

① 龙尼文是北欧最古的文字，现在已不存在。

我的看法;我的看法是从这点出发:人们对做过善良事情的人,总是在心里私自说着感谢和祝福的话;这种感谢常常是没有声音的,但是它并不因此就等于毫无意义。我想太阳光会把它吸收进去,然后把它不声不响地射到那个做善事的人身上。如果整个民族在时间的进程中表示出这种感谢,那么这种感谢就形成一个花束,变做一颗流星落在这善人的坟上。

“当我看到流星的时候,特别是在新年的晚上,我感到非常愉快。知道谁会得到这个感谢的花束。最近有一颗明亮的星落到西南方去,作为对许多许多人表示感谢的一种迹象。它会落到谁身上呢?我想它无疑地会落到佛伦斯堡湾的一个石崖上。丹麦的国旗就在这儿,在施勒比格列尔、拉索①和他们的伙伴们的坟上飘扬。另外有一颗落到陆地上:落到‘苏洛’——它是落到荷尔堡坟上的一朵花,表示许多人在这一年对他的感谢——感谢他所写的一些优美的剧本。

“最大和最愉快的思想莫过于知道我们坟上有一颗流

① 施勒比格列尔和拉索是安徒生一个朋友的两个儿子;他们在一次抵抗德国的进攻中战死。

星落下来。当然,决不会有流星落到我的坟上,也不会有太阳光带给我谢意,因为我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人感谢;我没有得到那真正的皮鞋油,”奥列说,“我命中注定只能在这个世界上得到普通的油脂。”

第二次拜访

这是新年，我又爬到塔上去。奥列谈起那些为旧年逝去和新年到来而干杯的事情。因此我从他那儿得到一个关于杯子的故事。这故事含有深意。

“在除夕夜里，当钟敲了十二下的时候,大家都拿着满杯的酒从桌子旁站起来，为新年而干杯。他们手中擎着酒杯来迎接这一年；这对于喜欢喝酒的人说来，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他们以上床睡觉作为这一年的开始；这对于瞌睡虫说来，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一年的过程中，睡觉当然占很重要的位置；酒杯也不例外。



“你知道酒杯里有什么吗?”他问。“是的，里面有健康、愉快和狂欢！里面有悲愁

和苦痛的不幸。当我来数数这些杯子的时候，我当然也数数不同的人在这些杯子里所占的重量。



“你要知道,第一个杯子是健康的杯子！它里面长着健康的草。你把它放在大梁上，到一年的末尾你就可以坐在健康的树荫下了。

“拿起第二个杯子吧！是的,有一只小鸟从里面飞出来。它唱出天真快乐的歌给大家听，叫大家跟它一起合唱：生命是美丽的！我们不要老垂着头！勇敢地向前进吧！



“第三个杯子里涌现出一个长着翅膀的小生物。他不能算是一个安琪儿，因为他有小鬼的血统，也有一个小鬼的性格。他并不伤害人，只是喜欢开开玩笑。他坐在我们的耳朵后面，对我们低声讲一些滑

稽的事情。他钻进我们的心里去,把它弄得温暖起来,使我们变得愉快，变成别的头脑所承认的一个好头脑。

“第四个杯子里既没有草，也没有鸟,也没有小生物;那里面只有理智的限度——一个人永远不能超过这个限度。



“当你拿起那第五个杯子的时候，就会哭一场。你会有一种愉快的感情冲动，否则这种冲动就会用别种方式表现出来。风流和放荡的‘狂欢王子’会砰的一声从杯子里冒出来!他会把你拖走，你会忘记自己的尊严——假如你有任何尊严的话。你会忘记的事情比你应该和敢于忘记的事情要多得多。处处是跳舞、歌声和喧闹。假面具把你拖走。穿着丝绸的魔鬼的女儿们,披着头发,露出美丽的肢体,姗姗地走来。避开她们吧，假如你可能的话!



“第六个杯子！是的，撒旦本人就坐在里面。他是一个衣冠楚楚、会讲话的、迷人的和非常愉快的人物。他完全能理解你，同意你所说的一切话，他完全是你的化身！他提着一个灯笼走来，以便把你领到他的家里去。从前有过关于一个圣者的故事；有人叫他从七大罪过中选择一种罪过；他选择了他认为最小的一种：醉酒。这种罪过引导他犯其他的六种罪过。人和魔鬼的血恰恰在第六个杯子里混在一起；这时一切罪恶的细菌就在我们的身体里发展起来。每一个细菌象《圣经》里的芥末子一样欣欣向荣地生长，长成一棵树，盖满了整个世界。大部分的人只有一个办法：重新走进熔炉，被再造一次。



“这就是杯子的故事！”守塔人奥列说。“它可以用皮鞋油，也可用普通的油讲出来。两种油我全都用了。”

这就是我对奥列第二次的拜访。如果你想再听到更多的故事，那么你的拜访还得——待续。



安妮·莉斯贝

安妮·莉斯贝象牛奶和血，又年轻，又快乐，样子真是可爱。她的牙齿白得放光，她的眼睛非常明亮，她的脚跳起舞来非常轻松，而她的性情也很轻松。这一切会结出怎样的果子呢？……“一个讨厌的孩子！……”的确，孩子一点也不好看，因此他被送到一个挖沟工人的老婆家里去抚养。

安妮·莉斯贝本人则搬进一位伯爵的公馆里去住。她穿着丝绸和天鹅绒做的衣服，坐在华贵的房间里，一丝儿风

也不能吹到她身上,谁也不能对她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因为这会使她难过，而难过是她所受不了的。她抚养伯爵的孩子。这孩子清秀得象一个王子，美丽得象一个安琪儿。她是多么爱这孩子啊!



至于她自己的孩子呢，是的,他是在家里,在那个挖沟工人的家里。在这家里,锅开的时候少,嘴开的时候多。此外,家里常常没有人。孩子哭起来。不过,既然没有人听到他哭,因此也就没有人为他难过。他哭得慢慢地睡着了。在睡梦中,他既不觉得饿,也不觉得渴。睡眠是一种多么好的

发明啊！

许多年过去了。是的，正如俗话说的，时间一久，野草也就长起来了。安妮·莉斯贝的孩子也长大了。大家都说他发育不全，但是他现在已经完全成为他所寄住的这一家的成员。这一家得到了一笔抚养他的钱，安妮·莉斯贝也就算从此把他脱手了。她自己成了一个都市妇人，住得非常舒服；当她出门的时候，她还戴一顶帽子呢。但是她却从来不到那个挖沟工人家里去，因为那儿离城太远。事实上，她去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孩子是别人的；而且他们说，孩子现在自己可以找饭吃了。他应该找个职业来糊口，因此他就为马兹·演生看一头红毛母牛。他已经可以牧牛，做点有用的事情了。



在一个贵族公馆的洗衣池旁边，有一只看家狗坐在狗屋顶上晒太阳。随便什么人走过去，它都要叫几声。如果天下雨，它就钻进它的屋子里去，在干燥和舒服的地上睡觉。安妮·莉斯贝的孩子坐在沟沿上

一面晒太阳,一面削着拴牛的木桩子。在春天他看见三棵草莓开花了；他唯一高兴的想头是:这些花将会结出果子,可是果子却没有结出来。他坐在风雨之中,全身给淋得透湿,后来强劲的风又把他的衣服吹干。当他回到家里来的时候,



一些男人和女人不是推他，就是拉他，因为他丑得出奇。谁也不爱他——他已经习惯于这类事情了!

安妮·莉斯贝的孩子怎样活下去呢?他怎么能活下去呢?他的命运是：谁也不爱他。

他从陆地上被推到船上去。他乘着一条破烂的船去航



海。当船老板在喝酒的时候,他就坐着掌舵。他是既寒冷,又饥饿。人们可能以为他从来没有吃过饱饭呢。事实上也是如此。

这正是晚秋的天气：寒冷,多风,多雨。冷风甚至能透进最厚的衣服——特别是在海上。这条破烂的船正在海上航行;船上只有两个人——事实上也可以说只有一个半人:船老板和他的助手。整天都是阴沉沉的,现在变得更黑了。天气是刺人地寒冷。船老板喝了一德兰的酒，可以把他的身体温暖一下。酒瓶是很旧的，酒杯更是如此——它的上半部分是完整的,但它的下半部分已经碎了,因此现在是搁在一块上了漆的蓝色木座子上。船老板说:“一德兰的酒使我感到舒服,两德兰使我感到更愉快。”这孩子坐在舵旁,用他一双油污的手紧紧地握着舵。他是丑陋的，他的头发挺直,他的样子衰老,显得发育不全。他是一个劳动人家的孩子——虽然在教堂的出生登记簿上他是安妮·莉斯贝的儿子。

风吹着船，船破着浪！船帆鼓满了风,船在向前挺进。前后左右,上上下下,都是暴风雨；但是更糟糕的事情还待到来。停住！什么？什么裂开了？什么碰到了船？船在急

转！难道这是龙吸水吗？难道海在沸腾吗？坐在舵旁的这个孩子高声地喊："上帝啊，救我吧！"船触到了海底上的一个巨大的石礁，接着它就象池塘里的一只破鞋似地沉到水下面去了——正如俗话所说的，"连人带耗子都沉下去了"。是的，船上有的是耗子，不过人只有一个半：船主人和这个挖沟人的孩子。

只有尖叫的海鸥看到了这情景；此外还有下面的一些鱼，不过它们也没有看清楚，因为当水涌进船里和船在下沉的时候，它们已经吓得跑开了。船沉到水底将近有一英寻深，于是他们两个人就完了。他们死了，也被遗忘了！只有那个安在蓝色木座子上的酒杯没有沉，因为木座子把它托起来了。它顺水漂流，随时可以撞碎，漂到岸上去。但是漂到哪边的岸上去呢？什么时候呢？是的，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重要！它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它已经被人爱过——但是安妮·莉斯贝的孩子却没有被人爱过！然而在天国里，任何灵魂都不能说："没有被人爱！"

安妮·莉斯贝住在城市里已经有许多年了。人们把她称为"太太"。当她谈起旧时的记忆，谈起跟伯爵在一起的

时候,她特别感到骄傲。那时她坐在马车里,可以跟伯爵夫人和男爵夫人交谈。她那位甜蜜的小伯爵是上帝的最美丽的安琪儿，是一个最亲爱的人物。他喜欢她,她也喜欢他。他们彼此吻着,彼此拥抱着。他是她的幸福,她的半个生命。现在他已经长得很高大了。他十四岁了,有学问,有好看的外表。自从她把他抱在怀里的那个时候起，她已经有很久没有看见过他了。她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到伯爵的公馆里去了，因为到那儿去的旅程的确不简单。

“我一定要设法去一趟!”安妮·莉斯贝说。“我要去看看我的宝贝,我的亲爱的小伯爵。是的,他一定也很想看到我的；他一定也很想念我,爱我,象他从前用他安琪儿的手臂搂着我的脖子时一样。那时他总是喊:‘安·莉斯!’那声音简直象提琴！我一定要想办法再去看他一次。”

她坐着一辆牛车走了一阵子,然后又步行了一阵子,最后她来到了伯爵的公馆。这公馆象从前一样，仍然是很庄严和华丽的；它外面的花园也是象从前一样。不过屋子里面的人却完全是陌生的。谁也不认识安妮·莉斯贝。他们不知道她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要到这儿来。当然，伯爵夫人会告诉他们的，她亲爱的孩子也会告诉他们的。她是多

么想念他们啊!

安妮·莉斯贝在等着。她等了很久，而且时间似乎越等越长！她在主人用饭以前被喊进去了。主人跟她很客气地应酬了几句。至于她的亲爱的孩子，她只有吃完了饭以后才能见到——那时她将会再一次被喊进去。

他长得多么大,多么高,多么瘦啊！但是他仍然有美丽的眼睛和安琪儿般的嘴!他望着她,但是一句话也不讲。显然他不认识她。他掉转身，想要走开,但是她捧住他的手,把它贴到自己的嘴上。



“好吧，这已经够了！”他说。接着他就从房间里走开了——他是她心中念念不忘的人；是她最爱的人；是她在人世间一提起就感到骄傲的人。

安妮·莉斯贝走出了这个公馆，来到广阔的大路上。她感到非常伤心。他对她是那么冷漠，一点也不想她，连一句感谢的话也不说。曾经有个时候，她日夜都抱着他——她现在在梦里还抱着他。

一只大黑乌鸦飞下来，落在她面前的路上，不停地发出尖锐的叫声。

“哎呀！”她说，“你是一只多么不吉利的鸟儿啊！”

她在那个挖沟工人的茅屋旁边走过。茅屋的女主人正站在门口。她们交谈起来。

“你真是一个有福气的样子！”挖沟工人的老婆说。“你长得又肥又胖，是一副发财相！”

“还不坏！”安妮·莉斯贝说。

“船带着他们一起沉了！”挖沟工人的老婆说。“船老板和助手都淹死了。一切都完了。我起初还以为这孩子将来会赚几块钱，补贴我的家用。安妮·莉斯贝，他再也不会要你费钱了。”

“他们淹死了？”安妮·莉斯贝问。她们没有再在这个问题上谈下去。

安妮·莉斯贝感到非常难过，因为她的小伯爵不喜欢和她讲话。她曾经是那样爱他，现在她还特别走这么远的路来看他——这段旅程也费钱呀，虽然她并没有从它得到什么愉快。不过关于这事她一个字也不提，因为把这事讲给挖沟工人的老婆听也不会使她的心情好转。这只会引起后者猜疑她在伯爵家里不受欢迎。这时那只黑乌鸦又在她头上尖叫了几声。

“这个黑鬼，”安妮·莉斯贝说，“它今天使我害怕起来！”

她带来了一点咖啡豆和菊苣①。她觉得这对于挖沟工人的老婆说来是一件施舍，可以使她煮一杯咖啡喝；同时她自己也可以喝一杯。挖沟工人的老妻子煮咖啡去了；这时安妮·莉斯贝就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她做了一个从来没有做过的梦。说来也很奇怪，她梦见了自己的孩子：他在这个工人的茅屋里饿得哭叫，谁也不管他；现在他躺在海底——

① 菊苣（cichoric）是一种植物，它的根可以当咖啡代用品。



只有上帝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她梦见自己坐在这茅屋里，挖沟工人的老婆在煮咖啡，她可以闻到咖啡豆的香味，这时门口出现了一个可爱的人形——这人形跟那位小伯爵一样好看，同时说：

“世界快要灭亡了！紧跟着我来吧，因为你是我的妈妈呀！你有一个安琪儿在天国里呀！紧跟着我来吧。”

他伸出手来拉她，不过这时有一个可怕的爆裂声响起

来了。这无疑是世界在爆裂,这时安琪儿升上来,紧紧地抓住她的衬衫袖子;她似乎觉得自己从地上被托起来了。不过她的脚上似乎系着一件沉重的东西,把她向下拖,好象有几百个女人在紧抓住她,说:

“假使你要得救,我们也要得救!抓紧!抓紧!”

她们都一起抓着她;她们的人数真多。“嘶!嘶!”她的衬衫袖子被撕碎了,安妮·莉斯贝在恐怖中跌落下来了,同时也醒了。的确,她几乎跟她坐着的那张椅子一齐倒下来,她吓得头脑发昏,她甚至记不清楚自己梦见了什么东西。不过她知道那是一个恶梦。



她们一起喝咖啡,聊聊天。然后她就走到附近的一个镇上去,因为她要到那儿去找到那个赶车的人,以便在天黑以前能够回到家里去。不过当她碰到这个赶车人的时候,他说他们要等到第二天天黑以前才能动身。她开始考虑住下来的费用,同时也把里

程考虑了一下。她想,如果沿着海岸走,可以比坐车子少走八九英里路。这时天气晴朗,月亮正圆,因此安妮·莉斯贝决计步行;她第二天就可以回到家里了。

太阳已经下沉;暮钟仍然在敲着。不过,这不是钟声,而是贝得尔·奥克斯的青蛙在沼泽地里的叫声①。现在它们静下来了,四周是一片沉寂,连一声鸟叫也没有,因为它们都睡着了,甚至猫头鹰都不见了。树林里和她正在走着的海岸上一点声音也没有。她听到自己在沙上走着的脚步声。海上也没有浪花在冲击;遥远的深水里也是鸦雀无声。水底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东西,都是默默地没有声响。

安妮·莉斯贝只顾向前走,象俗话所说的,什么也不想。不过思想并没有离开她,因为思想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它只不过是在睡觉罢了。那些活跃着、但现在正在休息着的思想,和那些还没有被掀动起来的思想,都是这个样子。不过思想会冒出头来,有时在心里活动,有时在我们

---

① 安徒生写到这里,大概是想到了他同时代的丹麦诗人蒂勒(J.M. Thiele)的两句诗:

如果贝得尔·奥克斯的青蛙晚上在沼泽地里叫,

第二天的太阳会很明朗,对着玫瑰花微笑。

的脑袋里活动，或者从上面向我们袭来。

“善有善报，”书上这样写着。“罪过里藏着死机！”书上也这样写着。书上写着的东西不少，讲过的东西也不少，但是人们却不知道，也想不起。安妮·莉斯贝就是这个样子。不过有时人们心里会露出一线光明——这完全是可能的！

一切罪恶和一切美德都藏在我们的心里——藏在你的心里和我的心里！它们象看不见的小种子似地藏着。一丝太阳从外面射进来，一只罪恶的手摸触一下，你在街角向左边拐或向右边拐——是的，这就够决定问题了。于是这颗小小的种子就活跃起来，开始胀大和冒出新芽。它把它的汁液散布到你的血管里去，这样你的行动就开始受到影响。一个人在迷糊地走着路的时候，是不会感觉到那种使人苦恼的思想的，但是这种思想却在心里酝酿。安妮·莉斯贝就是这样半睡似地走着路，但是她的思想正要开始活动。

从头年的圣烛节①到第二年的圣烛节，心里记载着的事情可是不少——一年所发生的事情：有许多已经被忘记了，比如对上帝、对我们的邻居和对我们自己的良心，在言

① 圣烛节（Kyndelmisse）是在三月二日，即圣母马利亚产后四十天带着耶稣在耶路撒冷去祈祷的纪念日。又称“圣母行洁净礼日”、“献主节”等。

语上和思想上所作过的罪恶行为。我们想不到这些事情，安妮·莉斯贝也没有想到这些事情。她知道，她并没有做出任何不良的事情来破坏这国家的法律，她是一个善良、诚实和被人看得起的人，她自己知道这一点。

现在她沿着海边走。那里有一件什么东西呢？她停下来。那是一件什么东西漂上来了呢？那是一顶男子的旧帽子。它是从什么地方漂来的呢？她走过去，停下来仔细看了一眼。哎呀！这是一件什么东西呢？她害怕起来。但是这并不值得害怕：这不过是些海草和灯芯草罢了，它缠在一块长长的石头上，样子象一个人的身躯。这只是些灯芯草和海草，但是她却害怕起来。她继续向前走，心中想起儿时所听到的更多的迷信故事："海鬼"——漂到荒凉的海滩上没有人埋葬的尸体。尸体本身是不伤害任何人的，不过它的魂魄——"海鬼"——会追着孤独的旅人，紧抓着他，要求他把它送进教堂，埋在基督徒的墓地里。

"抓紧！抓紧！"有一个声音这样喊。当安妮·莉斯贝想起这几句话的时候，她做过的梦马上又生动地回到记忆中来了——那些母亲们怎样抓着她，喊着："抓紧！抓紧！"她脚底下的地面怎样向下沉，她的衣袖怎样被撕碎，在这最

后审判的时刻，她的孩子怎样托着她，她又怎样从孩子的手中掉下来。她的孩子，她自己亲生的孩子，她从来没有爱过他，也从来没有想过他。这个孩子现在正躺在海底。他永远也不会象一个海鬼似地爬起来，叫着："抓紧！抓紧！把我送到基督徒的墓地上去呀！"当她想着这事情的时候，恐惧刺激着她的脚，使她加快了步子。

恐怖象一只冰冷潮湿的手，按在她的心上；她几乎要昏过去了。当她朝海上望的时候，海上正慢慢地变得昏暗。一层浓雾从海上升起来，弥漫到灌木林和树上，形成各种各样的奇形怪状。她掉转身向背后的月亮望了一眼。月亮象一面没有光辉的、淡白色的圆镜。她的四肢似乎被某种沉重的东西压住了：抓紧！抓紧！她这样想。当她再掉转身看看月亮的时候，似乎觉得月亮的白面孔就贴着她的身子，而浓雾就象一件尸衣似地披在她的肩上。"抓紧！把我送到基督徒的墓地里去吧！"她听到这样一个空洞的声音。这不是沼泽地上的青蛙，或大渡乌和乌鸦发出来的，因为她并没有看到这些东西。"把我埋葬掉吧，把我埋葬掉吧！"这声音说。

是的，这是"海鬼"——躺在海底的她的孩子的魂魄。这

魂魄是不会安息的,除非有人把它送到教堂的墓地里去,除非有人在基督教的土地上为它砌一个坟墓。她得向那儿走去,她得到那儿去挖一个坟墓。她朝教堂的那个方向走去,于是她就觉得她的负担轻了许多——甚至变得没有了。这时她又打算掉转身,沿着那条最短的路走回家去,立刻那个担子又压到她身上来了:抓紧!抓紧!这好象青蛙的叫声,又好象鸟儿的哀鸣,她听得非常清楚。"为我挖一个坟墓吧!为我挖一个坟墓吧!"

雾是又冷又潮湿;她的手和面孔也是由于恐怖而变得又冷又潮湿。周围的压力向她压过来,但是她心里的思想却在无限地膨胀。这是她从来没有经验过的一种感觉。

在北国,山毛榉可以在一个春天的晚上就冒出芽,第二天一见到太阳就现出它幸福的青春美。同样,在我们的心里,藏在我们过去生活中的罪恶种子,也会在一瞬间通过思想、言语和行动冒出芽来。当良心一觉醒的时候,这种子只须一瞬间的工夫就会长大和发育。这是上帝在我们最想不到的时刻使它起这样的变化的。什么辩解都不需要了,因为事实摆在面前,作为见证。思想变成了语言,而语言是在世界什么地方都可以听见的。我们一想到我们身中藏着的

东西，一想到我们还没有能消灭我们在无意和骄傲中种下的种子,我们就不禁要恐怖起来。心中可以藏着一切美德,也可以藏着罪恶。它们甚至在最贫瘠的土地上也可以繁殖起来。

安妮·莉斯贝的心里深深地体会到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话。她感到极度地不安，她倒到地上,只能向前爬几步。一个声音说:“请埋葬我吧！请埋葬我吧！”只要能在坟墓里把一切都忘记，她倒很想把自己埋葬掉。这是她充满恐惧和惊惶的、醒觉的时刻。迷信使她的血一会儿变冷,一会儿变热。有许多她不愿意讲的事情，现在都集中到她的心里来了。

一个她从前听人讲过的幻象，象明朗的月光下面的云彩,静寂地在她面前出现:四匹嘶鸣的马儿在她身边驰过去了。它们的眼睛里和鼻孔里射出火花，拉着一辆火红的车子，里面坐着一个在这地区横行了一百多年的坏人。据说他每天半夜要跑进自己的家里去一次，然后再跑出来。他的外貌并不象一般人所描述的死人那样,惨白得毫无血色,而是象熄灭了的炭一样漆黑。他对安妮·莉斯贝点点头,招招手:

“抓紧！抓紧！你可以在伯爵的车子上再坐一次，把你的孩子忘掉！”

她急忙避开，走进教堂的墓地里去。但是黑十字架和大渡鸦在她的眼前混做一团。大渡乌在叫——象她白天所看到的那样叫。不过现在她懂得它们所叫的是什么东西。它们说：“我是大渡鸦妈妈！我是大渡鸦妈妈！”每一只都这样说。安妮·莉斯贝知道，她也会变成这样的一只黑鸟。如果她不挖出一个坟墓来，她将永远也要象它们那样叫。

她伏到地上，用手在坚硬的土上挖一个坟墓，她的手指流出血来。

“把我埋葬掉吧！把我埋葬掉吧！”这声音在喊。她害怕在她的工作没有做完以前鸡会叫起来，东方会放出彩霞，因为如果这样，她就没有希望了。

鸡终于叫了，东方也现出亮光。她还要挖的坟墓只完成了一半。一只冰冷的手从她的头上和脸上一直摸到她的心窝。“只挖出半个坟墓！”一个声音哀叹着，接着就渐渐地沉到海底。是的，这就是“海鬼”！安妮·莉斯贝昏倒在地上。她不能思想，失去了知觉。

她醒转来的时候，已经是明朗的白天了。有两个人把

她扶起来。她并没有躺在教堂的墓地里,而是躺在海滩上。她在沙上挖了一个深洞。她的手指被一个破玻璃杯划开了,流出血来。这杯子底端的脚是安在一个涂了蓝漆的木座子上的。

安妮·莉斯贝病了。良心和迷信纠缠在一起,她也分辨不清,结果她相信她现在只有半个灵魂,另外半个灵魂则被她的孩子带到海里去了。她将永远也不能飞上天国,接受慈悲,除非她能够收回深藏在水底的另一半灵魂。

安妮·莉斯贝回到家里去,她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她的思想象一团乱麻一样。她只能抽出一根线索来,那就是她得把这个"海鬼"运到教堂的墓地里去,为他挖一个坟墓——这样她才能招回她整个的灵魂。

有许多晚上她不在家里。人们老是看见她在海滩上等待那个"海鬼"。这样的日子她挨过了一整年。于是有一天晚上她又不见了,人们再也找不到她。第二天大家找了一整天,也没有结果。

黄昏的时候,牧师到教堂里来敲晚钟。这时他看见安妮·莉斯贝跪在祭坛的脚下。她从大清早起就在这儿,她已经没有一点气力了,但是她的眼睛仍然射出光彩,脸上仍



然现出红光。太阳的最后的晚霞照着她，射在摊开在祭坛上的《圣经》的银扣子上[①]。《圣经》摊开的地方显露出先知约珥的几句话："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上帝[②]！"

"这完全是碰巧，"人们说，"有许多事情就是偶然发生的。"

安妮·莉斯贝的脸上，在太阳光中，露出一种和平和安静的表情。她说她感到非常愉快。她现在重新获得了灵魂。昨天晚上那个"海鬼"——她的儿子——是和她在一道。这幽灵对她说：

"你只为我挖好了半个坟墓，但是在整整一年中你却在你的心中为我砌好了一个完整的坟墓。这是一个妈妈能埋葬她的孩子的最好的地方。"

于是他把她失去了的那半个灵魂还给她，同时把她领到这个教堂里来。

"现在我是在上帝的屋子里，"她说，"在这个屋子里我们全都感到快乐！"

---

① 古时的《圣经》象一个小匣子，不念时可以用扣子扣上。

② 见《圣经·旧约全书·约珥书》第二章第十三节。最后"归向上帝"这句话应该是"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和安徒生在这里引用的略有不同。

太阳落下去的时候，安妮 · 莉斯贝的灵魂就升到另一个境界里去了。当人们在人世间作过一番斗争以后，来到这个境界是不会感到痛苦的；而安妮 · 莉斯贝是作过一番斗争的。

孩子们的闲话

一个大商人举行了一个儿童招待会。有钱人的孩子和有名人的孩子都到了。这个商人很了不起，是个有学问的人:他曾经进过大学,因为他的和善的父亲要他进。这位父亲本来是一个牛贩子，不过很老实和勤俭。这可以使他积钱,因此他的钱也就越积越多了。他很聪明,而且也有良心;不过人们谈到他的钱的时候多，谈到他的良心的时候少。

在这个商人的家里，常有名人出出进进——所谓有贵族血统的人,有知识的人和两者都有的、或两者完全没有的人。现在儿童招待会或儿童谈话会正在举行；孩子们心里想到什么就讲什么。他们之中有一位很美丽的小姑娘，她可是骄傲得不可一世。不过这种骄傲是因为佣人老吻她而造成的,不是她的父母,因为他们在这一点上还是非常有理智的。她的爸爸是一个“祇侯”①，而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职位——她知道这一点。

“我是一个祇侯的女儿呀!”她说。

她也很可能是一个住在地下室的人②的女儿，因为谁也没有办法安排自己的出身。她告诉别的孩子们，说她的“出身很好”;她还说,如果一个人的出身不好,那么他就不会有什么前途。因此他读书或者努力都没有什么用处。所以一个人的出身不好，自然什么成就也不会有。

“凡是那些名字的结尾是‘生’③字的人,”她说,“他们在这世界上决弄不出一个什么名堂来的！一个人应该把手叉在腰上，跟他们这些‘生’字辈的人保持远远的距离!”于是她就把她美丽的小手臂叉起来,把她的胳膊肘儿弯着,来以身作则。她的小手臂真是非常漂亮。她也天真可爱。

不过那位商人的小姑娘却很生气，因为她爸爸的名字是叫做“马得生”，她知道他的名字的结尾是“生”。因此她尽量做出一种骄傲的神情说:

“但是我的爸爸能买一百块钱的麦芽糖,叫大家挤做一

---

① 这是一个官职,他的任务是做皇家卧室里的侍从。

② 地下室是穷人住的地方。

③ 生(sen)在丹麦文里是“儿子”的意思。在中古封建时代，贵族都是以自己所出生的地方被封为自己的姓。平民则没有姓，只是以父亲的名，再加一个结尾语“sen”而形成自己的姓。比如安徒生这个名字，实际上的意思是“安徒的儿子”，沿用下来就成了姓。



团地来抢！你的爸爸能吗？”

“是的，”一位作家的小女孩说，“但是我的爸爸能把你的爸爸和所有的‘爸爸’写在报纸上发表。我的妈妈说大家都怕他，因为他统治着报纸。”

这个小姑娘昂起头，好象一位真正的公主昂着头的那个样子。

不过在那扇半掩着的门外站着一个穷苦的孩子。他正在朝门缝里望。这小家伙是那么微贱，他甚至还没有资格走进这个房间里来。他帮女厨子转了一会儿烤肉叉，因此她准许他站在门后偷偷地瞧这些漂亮的孩子们在屋子里作乐。这对他说来已经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啊,如果我也在他们中间!”他想。于是他听到他们所讲的一些话。这些话无疑使他感到非常不快。他的父母在家里连一个买报纸的铜子也没有，更谈不上在报纸上写什么文章。最糟糕的是他爸爸的姓——因此也就是他自己的姓——是由一个“生”字结尾的！所以他决不会有什么前途的。这真叫人感到悲哀！不过他究竟是生出来了，而且就他看来，出生得也很好。这是不用怀疑的。

这就是那天晚上的事情!

从那以后，许多年过去了。孩子们都已成了大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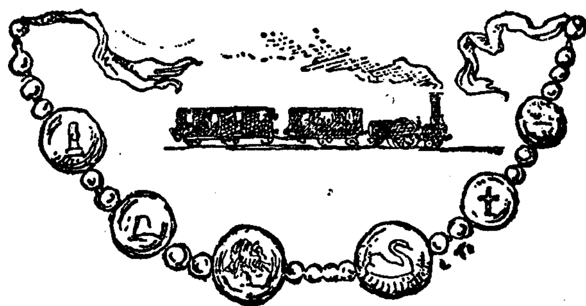
这城里有一幢很漂亮的房子。它里面藏满了美丽的东西，大家都喜欢来参观一下，甚至住在城外的人也跑来看它。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些孩子之中，谁能说这房子是自己的呢?是的,这是很容易弄清楚的!那并不太难。这幢房子是

属于那个穷苦的孩子的——他已经成了一个伟大的人，虽然他的名字的结尾是一个“生”字——多瓦尔生[1]。

至于其余的三个孩子呢?那个有贵族血统的孩子,那个有钱的孩子,那个在精神上非常骄傲的孩子呢？唔,他们彼此都没有什么话说——他们都是一样的人。他们的命运都很好。那天晚上他们所想的和所讲的事情，不过都是孩子的闲话罢了。

---

① 多瓦尔生（Bertel Thorwaldsen，1768—1844）是丹麦著名的雕刻家，欧洲古典艺术复兴运动的领导人。



一 串 珍 珠

一

从哥本哈根通到柯尔索尔①的铁路，可算是丹麦唯一的铁路②。这等于是一串珠子，而欧洲却有不少这样的珠子。最昂贵的几颗珠子的名字是：“巴黎”、“伦敦”、“维也纳”和“那不勒斯”。但是有许多人不把这些大都市当做最美丽的珠子，却把某个无声无臭的小城市当做他们的最喜欢的家。他们最心爱的人住在这小城市里。的确，它常常只不过是一个朴素的庄园，一幢藏在绿篱笆里的小房子，一个小点。当火车在它旁边经过的时候，谁也看不见它。

在哥本哈根和柯尔索尔之间的铁路线上，有多少颗这样的珠子呢？我们算一算，能够引起多数人注意的一共有六颗。旧的记忆和诗情使这几颗珠子发出光辉，因此它们也在我们的思想中射出光彩。

佛列德里克六世③的宫殿是建筑在一座小山上；这里就是奥伦施拉格尔斯④儿时的家。在这座山的附近就有这样一颗珠子藏在松得尔马根森林里面。大家把它叫“菲勒蒙和包茜丝茅庐”，这也就是说：两个可爱的老人之家。拉贝克和他的妻子珈玛⑤就住在里面。当代的学者从忙碌的哥布哈根特别到这个好客的屋子里来集会。这是知识界的家——唔，请不要说：“嗨，变得多快啊！”没有变，这儿仍然

① 柯尔索尔(Korsor)是瑟兰岛上极北部的一个小镇，跟哥本哈根在同一个岛上。

② 这是一八五六年的情形。

③ 佛列德里克六世（Frederik den Sjettes，1768—1839）是丹麦的国王（1808—1899），也是挪威的国王（1808—1814）。

④ 奥伦施拉格尔斯(Adam Gottlob Œlenschlägers，1779—1850)是丹麦有名的诗人和戏剧家。

⑤ 拉贝克(Knud Lyne Rabbek)是丹麦一个多产而平庸的作家，死于一八三〇年。但他和他的妻子珈玛(Camma)在丹麦文艺界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的家是丹麦文艺界一个集会的中心。

是学者之家，是病植物的温室！没有气力开放的花苞，在这儿得到保养和庇护，直到开花结子。精神的太阳带着生命力和欢乐，射进这安静的精神之家里来。周围的世界，通过眼睛，射进灵魂的无底的深处：这个浸在人间的爱里的白痴之家，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是病植物的温室。这些植物将有一天被移植到上帝的花园里去，在那里开出花朵。这里现在住着智力最弱的人们。有个时候，最伟大和最能干的头脑在这里会面，交流思想，达到很高的境界——在这个“菲勒蒙和包茜丝茅庐”里，灵魂的火焰仍然在燃烧着。

我们现在看到了古老的罗斯吉尔得。它是洛亚尔泉旁的一个作为皇家墓地的小镇。在这有许多矮房屋的镇上，教堂的瘦长尖塔升向空中，同时也倒映在伊塞海峡里。我们在这儿只寻找一座坟墓，在珠子的闪光里来观察它。这不是那个伟大的皇后玛加列特的坟墓——不是的。这坟就在教堂的墓地里：我们刚刚就在它的白墙的外边经过。坟上盖着一块平凡的墓石，第一流的风琴手——丹麦传奇的复兴者——就躺在它下面。古代的传奇是我们的灵魂中的和谐音乐。我们从它知道，凡是有“滚滚白浪”的地方，就有一个国王驻扎的营地！罗斯吉尔得，你是一个埋葬帝王的城

市！在你的珠子里我们要看到一个寒碜的坟墓：它的墓石上刻有一个竖琴和一个名字——魏塞①。

我们现在来到西格尔斯得。它在林格斯得这个小镇的附近。河床是很低的。在哈巴特的船停过的地方，离茜格妮的闺房不远，长着许多金黄的玉蜀黍。谁不知道哈巴特的故事呢？正当茜格妮的闺房着火的时候，哈巴特在一株栎树上被绞死。这是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

“美丽的苏洛是藏在深树林里！”② 这个安静的修道院小镇隐隐地在长满了青苔的绿树林里显露出来。年轻的眼睛从湖上的学院里朝外界的大路上凝望，静听火车的龙头轰轰地驰过树林。苏洛，你是一颗珠子，你保藏着荷尔堡的骨灰！你的学术之宫③象一只伟大的白天鹅，立在树林中深沉的湖畔。在那附近，有一幢小小的房子，象树林中的一朵星形白花，射出闪烁的亮光。我们的眼睛都向着它望。虔诚的赞美诗的朗诵声从这里飘到各地。这里面有祈祷声。农

---

① 魏塞（Christoph Ernst Frledrich Weyse，1775—1842）是丹麦一个著名的作曲家和风琴手——丹麦传奇的复兴者。

② 这是引自丹麦名作家英格曼（Bernhard Severin Ingemann，1789—1862）的一句话。英格曼是安徒生的朋友。

③ 指“苏洛书院”，这是丹麦名作家荷尔堡创办的一所学校。

民静静地听！于是他们知道了丹麦逝去了的那些日子。绿树林和鸟儿的歌声总是联在一起的；同样，苏洛和英格曼的名字永远也分不开。

再往前走就是斯拉格尔斯！在这颗珠子的光里，有什么东西反射出来呢？安特伏尔斯柯乌寺院早已没有了，宫殿里的华丽大厅也没有了，甚至它剩下的一个孤独的边屋现在也没有了。然而还是有一个古老的遗迹存留了下来。人们把它修理了无数次。它就是立在山上的一个木十字架。在远古时代的某一天夜里，斯拉格尔斯的牧师圣安得尔斯被神托着从耶路撒冷的空中起飞。他一睁开眼睛就发现自己落在这座山上。

柯尔索尔——你①是在这地方出生的，你给我们：

在瑟兰岛之文克努得的歌中，
戏谑中杂有诚意。

你是语言和风趣的大师！那个荒凉堡垒的古墙是你儿

① 指丹麦的名诗人和讽刺作家柏格生（Jens Immanuel Bagsen，1764—1826）。

时之家的一个最后可以看得见的明证。当太阳落下去的时候，它的影子就映着你出生的那幢房子。你在这古墙上向斯卜洛戈的高地望；当你还是“很小的时候”，你看到“月亮沉到岛后”①，你用不朽的调子歌颂它，正如你歌颂瑞士的群山一样。你在世界的《迷宫》②里走过，你发现：

什么地方的玫瑰也没有这样鲜艳，
什么地方的荆棘也没有这样细小，
什么地方的床榻也没有这样柔软，
象我们天真的儿时睡过的那样好。

你这活泼的、风趣的歌手！我们为你扎一个车叶草的花环。我们把这花环抛到湖里，让波浪把它带到埋葬着你的骨灰的吉勒尔海峡的岸旁。这花环代表年轻的一代对你的敬意，代表你的出生地柯尔索尔对你的敬意——一串珠子在这儿断了。

① 引自柏格生的一首名歌《当我还是很小的时候》。

② 这是柏格生的第一部游记。

二

“这的确是从哥本哈根牵到柯尔索尔的一串珠子,”外祖母听到我们刚才念的句子说。“这对于我说来是一串珠子，而且四十多年以来一直是如此,”她说。“那时我们没有蒸汽机。现在我们只须几个钟头就可以走完的路程，那时得花好几天工夫。那是一八一五年；我才二十一岁。那是一个可爱的时代!现在虽然已经过了六十年,时代仍然是可爱的、充满了幸福！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们认为哥本哈根是一切城市中最大的城市。比起现在来，那时去哥本哈根一次就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的父母还想过了二十年以后再去看一次；我也得跟着同去。我们把这次旅行的计划谈论了好几年,现在这计划却真的要实现了！我觉得,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生活快要开始;在某种意义上说,我的这种新生活也真的开始了。

“大家忙着缝东西和捆行李。当我们要动身的时候,的确，该有多少好朋友来送行啊！这是我们的一次伟大的旅行！在上午我们坐着爸爸和妈妈的‘荷尔斯坦’式的马车走出城来。我们在街上经过的时候，一直到我们走出圣雨尔根门为止，所有的熟人都在窗子里对我们点头。天气非常

晴和，鸟儿在唱着歌，一切都显得非常可爱。我们忘记了去纽堡是一段艰苦的长途旅行。我们到达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邮车要到深夜才能到来，而船却要等它来了以后才开行。但是我们却上了船。我们面前是一望无际的平静的水。

“我们和着衣服躺下睡了。我早晨一醒来就走上甲板。雾非常大，两边岸上什么也看不见。我听到公鸡的叫声，同时也注意到太阳升上来了，钟声响起来了。我们来到了什么地方呢？雾已经消散了。事实上我们仍然停泊在纽堡附近。一股轻微的逆风整天不停地吹着。我们一下把帆掉向这边，一下把帆掉向那边，最后我总算是很幸运：在晚间刚过十一点钟的时候，我们到达了柯尔索尔。但是这十六海里的路程已经使我们花了二十二个钟头。

“走上陆地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是天却很黑了。灯光也不亮。一切对我说来都是生疏的，因为我除了奥登塞以外，什么别的地方也没有去过。

“‘柏格生就是在这儿出生的！’我的父亲说，‘比尔克纳①也在这儿住过。’

---

① 比尔克纳（Michsel Gottlieb Birkner，1756—1798）是一个为争取言论自由而斗争的人。

“这时我就觉得,这个充满了矮小房子的小城市立刻变得光明和伟大起来。我们同时也觉得非常高兴，我们的脚是踏着坚实的地面。这天晚上我睡不着；我想着自从前天离家以后我所看过和经历过的这许多东西。

“第二天早晨我们很早就得爬起来,因为在没有到达斯拉格尔斯以前，我们还有一条充满了陡坡和泥坑的坏路要走。在斯拉格尔斯另一边的一段路也并不比这条好。我们希望早点到达‘螃蟹酒家’；我们可以从这儿在当天到苏洛去。我们可以拜访一下‘磨坊主的爱弥尔’——我们就是这样称呼他的。是的,他就是你的外祖父,是我的去世的丈夫,是乡下的牧师。他那时在苏洛念书,刚刚考完第二次考试,而且通过了。

“我们在中午过后到达‘螃蟹酒家’。这是那时一个漂亮的地方，是全部旅程中一个最好的酒店,一个可爱的处所。是的,大家都得承认,它现在还是如此。卜兰别克太太是一个勤快的老板娘；店里所有的东西都象擦洗得非常干净的切肉桌一样。墙上挂着的玻璃镜框里镶着柏格生写给她的信。这很值得一看！对我说来，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东西。

“接着我们就到苏洛去；我们遇见爱弥尔。我相信,他

看到我们非常高兴，就如我们看到他一样。他非常和蔼，也体贴人。我们同他一道去参观教堂；那里面有阿卜索伦①的坟墓和荷尔堡的棺材。我们看到古代僧人的刻字；我们在湖上划船到帕那萨斯②去。这是我记忆中最愉快的一个下午。我想，如果世界上有个什么地方可以写诗的话，这块地方一定是苏洛——处于安静而美丽的大自然中的苏洛。

“于是我们在月光下向着人们所谓的‘哲学家漫步处’走去。这是湖旁和水边的一条美丽的小径。它与通向‘螃蟹酒家’的大路相联结。爱弥尔一直陪着我们，跟我们一起吃饭。爸爸和妈妈发现他已经长成一个聪明的美男子了。他答应五天后就回到哥本哈根去，跟他的家里的人和我们同住一些时候。的确，现在圣灵降临节快到了。在苏洛和‘螃蟹酒家’的那些时刻，要算是我的一生中最美丽的珍珠。

“第二天早晨我们很早就动身了，因为到罗斯吉尔得去还得走好长一段路。我们必须及时到达那里才能看见主教堂，同时在当天晚上爸爸还要去看一位老同学。这都按计

---

① 这是丹麦一个有名的主教。

② 这是“苏洛书院”的一个花园。帕那萨斯是希腊的一个山名，在神话中是艺术之女神的住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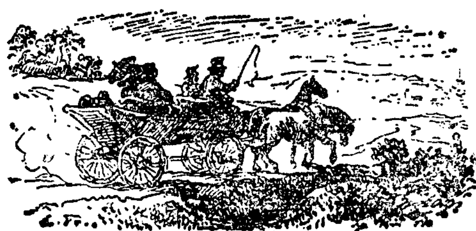
划作到了。我们这天晚上在罗斯吉尔得过夜；第二天——但是在吃中饭的时候——才回到哥本哈根，因为这段路程最不好，最不完整。从柯尔索尔到哥本哈根的旅程花了我们将近三天工夫。现在同样的旅程只要三个钟头就够了。

“这一串珍珠并没有变得比以前更昂贵: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不过串着这些珍珠的线现在却是又新又奇异。我跟爸爸妈妈在哥本哈根住了三个星期，而爱弥尔和我们在一起整整待了十八天。我们回到富恩岛上去的时候，他一直从哥本哈根陪着我们到柯尔索尔。在我们没有分手以前，我们就订婚了。所以现在你可以了解，我也把哥本哈根到柯尔索尔的这段路叫做一串珍珠。

“后来爱弥尔在阿森斯找到了一个职业,于是我们就结婚了。我们常常谈起到哥本哈根去的那次旅行，而且打算再去一次。但是很快你的母亲就出生了，接着她就有了弟弟和妹妹了。要照顾和关心的事情实在太多了。那时父亲升了职位,成为一个牧师。当然一切是非常愉快和幸福的。但是我们却再也没有机会到哥本哈根去了。不管我们怎样怀恋它和谈论它,我们一直没有再到那儿去过。现在我已经太老了,再也没有气力坐火车旅行了。不过我很喜欢火车。

火车是人间的一件宝贵东西;有了火车,你们就可以更快地回到我身边来!

“现在从奥登塞到哥本哈根,并不比我在年轻时从纽堡到哥本哈根远。现在你可以坐快车到意大利去，所花的时间跟我们到哥本哈根去差不多!是的,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虽然如此,我还是愿意坐下来,让别人去旅行,让别人来看我。但是你们却不要因为我坐着不动就笑我啦！我有一次更了不起的旅行在等着我;这跟你们的旅行不同,比你坐火车还要快。只要我们的上帝愿意，我将旅行到你们的外祖父那里去。等你们做完了工作，在这个幸福的世界上享受了你们的一生以后,我知道你们也会到我们那里去的。孩子，你们可以相信我，当我们谈起我们活在人间的日子的时候，我将也会在那儿说:‘从哥本哈根到柯尔索尔的确是一串珍珠!’”





笔和墨水壶

在一个诗人的房间里,有人看到桌上的墨水壶,说:“一个墨水壶所能产生的东西真是了不起！下一步可能是什么呢？是的，那一定是了不起的!”

“一点也不错,”墨水壶说。“那真是不可想象——我常常这样说！”它对那枝鹅毛笔和桌上其他能听见它的东西说。“我身上产生出来的东西该是多美妙呵!是的,这几乎叫人不相信!当人把笔伸进我身体里去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知

道，下一步我可以产生出什么东西。我只须拿出我的一滴就可以写半页字，记载一大堆东西。我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东西。我身上产生出所有的诗人的作品：人们以为自己所认识的那些生动的人、一切深沉的感情、幽默、大自然美丽的图画等。我自己也不理解，因为我不认识自然，但是它无疑地是存在于我身体里面的。从我的身体走出来的有：漂荡的人群、美丽的姑娘、骑着骏马的勇士、比尔·杜佛和吉斯丹·吉美尔①。是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坦白地说，我真想不到我会有什么东西拿出来。”

“你这话说得对！”鹅毛笔说。“你完全不用头脑，因为如果你用用头脑子的话，你就会了解，你只不过供给一点液体罢了。你流出水，好使我能把我心里的东西清楚地表达出来，真正在纸上写字的是笔呀！任何人都不会怀疑这一点。大多数的人对于诗的理解和一个老墨水壶差不了多少。”

“你的经验实在少得可怜！”墨水壶说。“用不到一个星

① 这是丹麦古城罗斯吉尔得的主教堂的钟上的两个人形。每到一点钟，比尔·杜佛（Per Døver）就敲起来；每到一刻钟，吉斯丹·吉美尔（Kirsten Kimer）就敲起来。



期,你就已经累得半死了。你幻想自己是一个诗人吗?你不过是一个用人罢了。在你没有来以前，我可是认识不少你这种人。你们有的是属于鹅毛①这个家族，有的是英国造

的！鹅毛笔和钢笔，我都打过交道！许多都为我服务过；当他——人——回来时，还有更多的会来为我服务，——他这个人代替我行动，写下他从我身上取出来的东西。我倒很想知道，他会先从我身上取出什么来。”

“墨水！”笔说。

晚上很迟的时候，诗人回来了。他去参加了一个音乐会，听了一位杰出提琴家的演奏，而且还被这美妙的艺术迷住了。这位音乐家在他的乐器上奏出惊人的丰富的调子：一会儿象滚珠似的水点，一会儿象在啾啾合唱的小鸟，一会儿象吹过枞树林的萧萧的风声。他觉得听到自己的心在哭泣，但是在和谐地哭泣，象一个女人的悦耳的声音一样。看样子不仅是琴弦在发出声音，而且是弦柱、甚至梢和共鸣盘在发出声音。这是一次很惊人的演奏！虽然乐谱不容易演奏，但是弓却轻松地在弦上来回滑动着，象游戏似的。你很可能以为任何人都可以拉它几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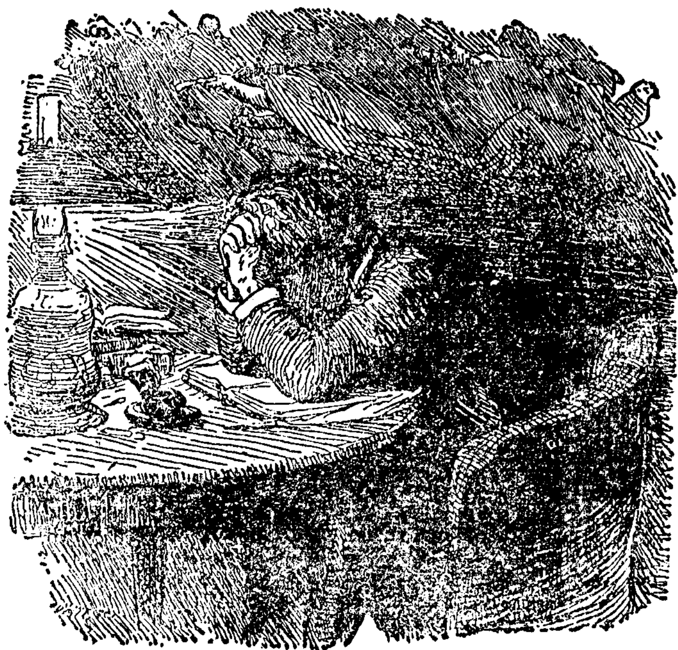
提琴似乎自己在发出声音，弓也似乎自己在滑动——全部音乐似乎就是这两件东西奏出来的。人们忘记了那位

---

① 古时的笔是用鹅毛管做的。

掌握它们和给与它们生命与灵魂的艺术家。人们把这位艺术家忘掉了，但是这位诗人记得他,写下了他的名字,也写下了他的感想:

“提琴和弓只会吹嘘自己的成就,这是多么傻啊！然而我们人常常干这种傻事——诗人、艺人、科学发明家、将军。我们表现出自高自大，而我们大家却不过是上帝所演奏的乐器罢了。光荣应该属于他！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



骄傲。”

是的，诗人写下这样的话，作为寓言把它写下来了，并且把它题名为：艺术家和乐器。

“这是讲给你听的呀，太太！”当旁边没有别人的时候，笔这样对墨水壶说。“你没有听到他在高声朗诵我所写的东西么？”

“是的，这就是我交给你、让你写下的东西呀，”墨水壶说。“这正是对你自高自大的一种讽刺！别人挖苦你，你却不知道！我从心里向你射出一箭——当然我是知道我的恶意的！”

“你这个墨水罐子！”笔说。

“你这根笔杆子！”墨水壶也说。

它们各自都相信自己回击得很好，回击得漂亮。这种想法使得它们感到愉快——它们可以抱着这种愉快的心情去睡觉，而它们也就睡着了。不过那位诗人并没有睡去。他心里涌出许多思想，象提琴的调子，象滚动的珠子，象吹过森林的萧萧风声。他在这些思想中能够触觉到自己的心，能够看到永恒的造物主的一线光明。

光荣应该属于他！



墓里的孩子

屋子里充满了悲哀，每一颗心都充满了悲哀。一个四岁的孩子死去了。他是他爸爸妈妈唯一的儿子，是他们的欢乐和未来的希望。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两个较大的女儿，

最大的那一个这一年就要受坚信礼了。她们都是可爱的好孩子,但是死去的孩子总是最心疼的孩子,何况他还是一个顶小的独生子呢？这真是一场大灾难。两个姐姐幼小的心灵已经悲哀到了极点;父亲的悲痛更使她们感到特别难过。父亲的腰已经弯了，妈妈也被这种空前的悲哀压倒了。她曾经日日夜夜忙着看护这个生病的孩子，照料他,抱着他,搂着他，觉得他已经成了她身体的一部分。她简直不能想象他已经死了,快要躺进棺材,被埋葬到坟墓里去。她认为上帝不可能把这个孩子从她的手中抢走。但事情居然发生了，而且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所以她在剧烈的痛苦中说:

“上帝不知道这件事！他的那些在世上的仆人,有的真是没有一点良心;这些人随便处理事情,简直不听母亲们的祷告。”

她在痛苦中舍弃了上帝。她的心中涌现了阴暗的思想——她想到了死，永恒的死。她觉得人不过是尘土中的尘土,她这一生是完了。这种思想使她觉得自己无所倚靠;她陷入失望的无底深渊中去了。

当她苦痛到了极点的时候，连哭都哭不出来。她没有想到她还有年幼的女儿。她丈夫的眼泪滴到她的额上，但

是她没有看他。她一直在想那个死去了的孩子。她的整个生命和存在都沉浸在回忆中:回忆她的孩子,回忆他所讲过的每一句天真幼稚的话。

入葬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在这以前她有许多夜晚没有睡过觉;但是天明的时候,她疲倦到了极点,所以就迷迷糊糊地睡去了。棺材就在这时候被抬到一间僻静的房子里。棺材盖就是在那儿钉上的,为的是怕她听见锤子的声音。

她一醒,就立刻爬起来,要去看孩子。她的丈夫含着眼泪说:

"我们已经把棺材钉上了——事情非这样办不可!"

"上帝既然对我这样残酷,"她大声说,"人们对我怎么会更好呢?"于是她呜咽地哭起来了。

棺材被抬到墓地里去了。这个无限悲痛的母亲跟她的两个女儿坐在一起。她望着她们,但是她的眼睛却没有看见她们,因为她的意识中已经再没有什么家庭了。悲哀控制了她整个的存在。悲哀冲击着她,正如大海冲击着一条失去了罗盘和舵的船一样。入葬的那一天就是这样过去的,接着是一长串同样单调和沉痛的日子。这悲哀的一家用湿润的眼睛和愁苦的目光望着她;她完全听不进他们安慰的

话语。的确，他们自己也悲痛极了，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她似乎不再知道睡眠是什么东西了。这时谁要能够使她的身体恢复过来,使她的灵魂得到休息,谁就可以说是她最好的朋友。大家劝她在床上躺一躺，她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好象睡着了似的。有一天晚上,她的丈夫静听着她的呼吸，深信她已经得到了休息和安慰。因此他就合着双手祈祷；于是渐渐地他自己就坠入昏沉的睡梦中去了。他没有注意到她已经起了床，穿上了衣服，并且轻轻地走出了屋子。她径直向她日夜思念着的那个地方——埋葬着她的孩子的那座坟墓——走去。她走过住宅的花园，走过田野——这儿有一条小路通向城外，她顺着这条小条一直走到教堂的墓地。谁也没有看到她，她也没有看到任何人。

这是一个美丽的、满天星斗的夜晚。空气仍然是温和的——这是九月初的天气。她走进教堂的墓地,一直走到一个小坟墓的近旁。这坟墓很象一个大花丛,正在散发着香气。她坐下来,对着坟墓低下头,她的眼光好象可以透过紧密的土层，看到心爱的孩子似的。她还能活生生地记起这孩子的微笑：她永远忘记不了孩子眼中的那种亲切的表情——甚至当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眼睛里还露出这种表情。每当

她弯下腰去,托起他那只无力举起的小手的时候,他的眼光好象在对她吐露无限的心事。她现在坐在他的坟旁，正如坐在他的摇篮边一样。不过她现在是在不停地流着眼泪。这些泪珠都落到了坟上。

“你是想到你的孩子那儿去吧!”她身旁有一个声音说。这是一个响亮而低沉的声音，直接打进了她的心坎。她抬起头来,看到旁边站着一个人。这人穿着一件宽大的丧服,头上低低地戴着一顶帽子；但是她能望见帽子下面的面孔。这是一个庄严的、但是足够使人信任的面孔。他的眼睛射出青春的光芒。



“到我的孩子那儿去?”她重复着这人的话。她的声音里流露出一种迫

切的祈求的调子。

“你敢跟着我去么?”这人影说。“我就是死神!”

她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于是她马上觉得上面的星星好象都射出了满月那样的光辉。她看到坟上有各式各样的花朵。土层象一块轻飘的幕布一样慢慢地、轻柔地向两边分开。她沉下去了,幽灵用他的黑丧服把她盖住。这是夜,死神的夜。她越沉越深，比教堂看守人的铲子所能挖到的地方还要深。教堂的墓地现在好象是盖在她头上的屋顶。

丧服有一边掀开了;她出现在一个庄严的大厅里面。这大厅向四面展开，呈现着一种欢迎的气氛。周围是一片黄昏的景色,但是正在这时候,她的孩子在她面前出现了。她紧紧地把他搂住,贴着自己的心口。他对她微笑,一个从来没有的这样美丽的微笑。她发出一声尖叫，但是没有人能听见,因为这时响起了一片悦耳的、响亮的音乐,一忽儿近,一忽儿远，一忽儿又象在她的身边。这样幸福的调子她的耳朵从来没有听到过。它来自那个大黑门帘的外边——那个把这个大厅和那伟大的、永恒的国度隔开的门帘。

“我亲爱的妈妈!生我养我的妈妈!”她听到她的孩子这样叫。

这声音是那么熟悉，那么亲热。她在无限的幸福中把他吻了又吻。孩子指着那个黑色的门帘。



“人世间不可能这样美丽！妈妈，你瞧！你仔细地瞧瞧这一切吧！这就是幸福呀！”

但母亲什么也没有看见。孩子所指的那块地方，除了黑夜以外，什么也没有。她用人间的眼睛，看不见这个被上帝亲自召去了的孩子所能看见的东西。她只能听见音乐的声调，但是分辨不出其中的字句——她应该相信的字句。

“妈妈，现在我可以飞了！”孩子说，“我要跟其他许多幸福的孩子一起飞到上帝那儿去。我急于想飞走，但是，当你哭着的时候，当你象现在这样哭着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离开你了。我是多么想飞啊！我可以不可以飞走呢？亲爱的妈妈，不久你也可以到我这儿来了！”

“啊，不要飞吧！啊，不要飞吧！”她说。“待一会儿吧。我要再看你一次，再吻你一次，把你在我怀里再拥抱一次！”

于是她吻着他，紧紧地拥抱着他。这时上面有一个声音在喊着她的名字——这是一个哀悼的声音。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听到没有？”孩子问。“那是爸爸在喊你。”

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深沉的叹息声飘来了，一个象是哭着的孩子发出来的叹息声。

“这是姐姐们的声音！”孩子说。“妈妈，你还没有忘记她们吧？”

于是她记起了她留在家里的那些孩子。她心里起了一阵恐怖。她向前面凝望。有许多人影飘浮过去了，其中有几个她似乎很熟悉。他们飘过死神的大厅，飘向那黑色的门帘，于是便不见了。难道她的丈夫，她的女儿也在这群幽灵中间吗？不，他们的喊声，他们的叹息，仍然是从上面飘来的：她为了死去的孩子几乎把他们忘记了。



“妈妈，天上的钟声已经响起来了！”孩子说。“妈妈，太阳要出来了！”

这时有一道强烈的光向她射来。孩子不见了，她被托到空中，周围是一片寒气。她抬起头来，发现自己是在教堂墓地里，儿子的坟墓边。当她做梦的时候，上帝来抚慰她，使她的理智发出光辉。她跪下来，

祈祷着说:

“我的上帝！请原谅我曾经想制止一个不灭的灵魂飞走，曾经忘掉了你留给我的对活人的责任!”

她说完这些话，心里似乎觉得轻松了许多。太阳出来了,一只小鸟在她的头上唱着歌,教堂的钟声正在召唤人们去做早祷。她的周围有一种神圣的气氛,她的心里也有一种神圣的感觉！她认识了上帝,她认识了她的责任,怀着渴望的心情急忙赶回家来。她向丈夫弯下腰,用温暖的、热烈的吻把他弄醒了。他们谈着知心和热情的话。她现在又变得坚强和温柔起来——象一个主妇所能做到的那样。她心中现在有一种充满了信心的力量。

“上帝的意旨总是最好的!”

她的丈夫问她:“你从什么地方得到这种力量——这种恬静的心情?”

她吻了他，还吻了她的孩子，

“我通过墓里的孩子，从上帝那儿得来的。”



两　只　公　鸡

从前有两只公鸡——一只在粪堆上,另一只在屋顶上。他们都是骄傲得不可一世。不过他们之中谁表现得最突出呢？请把你的意见讲出来吧……但是我们要保留我们的意见。养鸡场是用一个木栅栏和另外一个场子隔开的。那另外一个场子里有一个粪堆，上面长着一个大黄瓜。黄瓜充分了解，它是生长在温床里的一种植物。

“这是生来如此，”黄瓜自己心里想。“世上一切东西不会生下来就都是黄瓜；应该还有别种不同的东西才对！鸡啦，鸭啦，以及旁边那个场子里的动物，也都是生物。我现在就看见栅栏上有一只公鸡。比起那只高高在上的风信鸡来，他当然具有不同的重要性。那只风信鸡连叫都不会，更说不上啼！而且它既然没有母鸡，当然也就没有小鸡；它只是老想着自己，冒出一身铜绿！嗨，这只养鸡场上的公鸡，才算得上是一只公鸡哩！瞧他走路的那副样子，简直是跳舞！听他啼叫的那种声音，简直是音乐！他每到一个地方，人们就好象听到了喇叭似的！假如他到这儿来，把我连梗子和叶子一口吃掉，把我藏在他的身体里，那也算是一种很幸福的死吧！”黄瓜说。

晚间天气变得非常坏。母鸡、小鸡和公鸡都忙着找藏身的地方。这两个场子之间的栅栏被狂风吹垮了，发出很大的声响。瓦向下面飞，但是那只风信鸡仍然坐得稳如泰山。它连头也不掉一下，因为它的头掉不过来。它很年轻，是新近铸出来的，但是它却也很清醒和沉着。它是“生而老成持重的”，与天空中的翩翩飞鸟，如麻雀和燕子之类的东西，是截然不同的。它瞧不起这些东西，这些“身材渺小、

叽叽喳喳、平平凡凡的鸟儿”。鸽子是身材高大，光彩夺目，颇象珍珠母，同时样子也象某种风信鸡，不过他们却是又胖又呆，而他们心中所想的唯一事情是怎样装点东西到肚皮里面去。“此外，跟他们打交道是再讨厌不过的了，”风信鸡说。

许多路过的鸟儿来拜访这只风信鸡，告诉它一些关于外国、空中旅行队，以及许多猛鸟拦路抢劫的故事。这类事儿在头一次听来是新鲜有趣的，但是风信鸡后来知道，他们老是重复，老是讲着同样的事情。这是很单调的！他们是很单调的，一切都是单调的，谁都不值得来往，每个人都是呆板乏味。

“这个世界真是一文不值，”它说。“一切都是无聊之至！”

风信鸡变得所谓“烦”起来了。这种情况在黄瓜眼中看来——如果它知道的话——是非常有趣的。不过它只知道景仰养鸡场的这只公鸡，而不知他已经走进它的场子里，到它的身边来了。

栅栏已经垮了，但闪电和雷声却是过去了。

“你们对于那阵叫声有什么感想？”公鸡问他的母鸡和

小鸡。“那调子比较粗——缺乏艺术性。”

母鸡和小鸡都飞到那个粪堆上去。公鸡也走来，象一个骑士。

“你这菜园的植物啊！”他对黄瓜说这话的时候，它体会到了他很有文化修养，却没有想到他正在啄它，把它吃掉。



“幸福的死！”

接着母鸡来了，小鸡也来了。只要他们之中有一个开始跑，别的也就都跑起来。他们咯咯地叫着，唱着，朝这公鸡望。他们因为他而感到骄傲，觉得他是他们的族人。

“喔——喔——喔——嘟！”他啼起来。“只要我在世界

的养鸡场上叫一声，小鸡马上就长成大鸡。”

于是母鸡和小鸡就跟着他咯咯地叫和唱。

这时公鸡就告诉他们一个大消息：

“一个公鸡能够生蛋！你们知道这蛋里面有什么吗？在这蛋里面有一个蛇怪①。谁见到都会受不了的。人类都知道这件事。现在你们也知道了——知道了我身体里有什么东西，我是一只怎样杰出的公鸡！”

讲完以后，这只公鸡就拍拍翅膀，把鸡冠竖起来，又啼了一声。大家都震动了一下——包括所有的母鸡和小鸡。



① 这是指神话中的蛇（Basilisk），是由蛇从公鸡的蛋中孵出来的。它的呼吸和视线可以伤人。

不过他们同时又感到万分骄傲，觉得他们族人之中居然有这么一个杰出的人物。他们都咯咯地叫着，唱着，好叫那个风信鸡听到。它当然听到了，但是它一点也不动。

“这真是无聊之至！”风信鸡心里说。“养鸡场里的公鸡是从来不生蛋的，而我自己呢，我懒得生蛋。如果我高兴的话，我可以生风蛋！但是这个世界不配有一个风蛋！一切真是无聊之至！现在我连坐在这儿也不愿意了。”

因此风信鸡就倒下来了。但是它并没有压死养鸡场上的那只公鸡，“虽然它有这个意图！”母鸡们说。这故事的教训是什么呢？

“与其变得烦而倒下来，倒不如啼几声为好。”



“美”

雕刻家阿尔夫勒得——是的，你认识他吧？我们都认识他。他获得了金质奖章，到意大利去旅行过，然后又回到家里来。那时他很年轻。事实上，他现在仍然很年轻，虽然已经大了十岁了。

他回家以后，又到瑟兰岛上的一个小市镇上去游览过。

镇上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位来客，知道他是谁。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甚至还为他开过一次宴会。一切有地位和有财产的人都被请来作陪。这真是一件大事情，全镇的人不须打鼓通知就都知道。学徒和穷人的孩子，还有他们几个人的爸爸和妈妈，都跑到门外来,望着那些拉下的、映着灯光的窗帘子。守夜人可以认为这个宴会是他举办的，因为他管辖的这条街上的居民来得特别多。处处是一片欢乐的景象。当然屋子里也是欢乐的，因为雕刻家阿尔夫勒得就在里面。

他谈语，讲故事。大家满怀热忱、高高兴兴地听他讲，但是谁的热忱也比不上一位官员的寡妇。就阿尔夫勒得先生说来，她简直象一张灰色的空白吸墨纸。所有的话她立刻就吸进去了,而且要求多吸一些。她是高度地敏感,出乎意外的无知——她是一种女性的加斯伯 · 好塞尔①。

“我真想去看看罗马！”她说。“它经常有那么多的游

---

① 加斯伯 · 好塞尔（Caspar Hauser，1812—1833）是一个神秘的德国孤儿。人们传说他出身于贵族，甚至皇族，因此许多要人信以为真，和他交往。他骄傲自满，许多人都受了他的骗。德国作家瓦塞曼（Jakob Wassermann，1873—1934）曾写过一部关于他的长篇小说《加斯伯 · 好塞尔》。

客，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城市。请讲点罗马的事情给我们听听吧！当您从城门走进去的时候，这个城市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要描写出来可不太容易！”年轻的雕刻家说。“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广场。广场中央有一个方尖石塔。这塔有四千年的历史。”

“一位风琴师！”这位太太大叫一声，因为她从来没有听到过“方尖石塔”①这个字。

有些客人几乎要笑起来。雕刻家也是一样，但是他的笑一来到嘴唇边就消逝了，因为他看到有一对深蓝色大眼睛紧对着这位太太。这就是刚才讲话的太太的女儿。一个人有这样的女儿决不会是一个糊涂虫。妈妈很象一个专门冒出问话的喷泉，但女儿则是静静地听着，类似一个美丽的、泉水之女神。她是多么可爱啊！她是一个雕刻家应该静看、但是不应该与之交谈的人。事实上她很沉默，话讲得非

---

① 方尖石塔的原文是 obelisk。这是古代埃及人在庙门口竖立的一种四方形的尖顶的石柱。后来罗马人搬运了几根到罗马。北欧根本没有这种东西，因此这位太太把 obelisk 这个字听成了 organist（风琴师）。这两个字的发音虽然有些相近，但意思完全不同。

常少。

“教皇的家庭很大吗?”太太问。

年轻人仿佛觉得这句话的提法不妥当，答说:“他不是一个有大家庭的人!”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太太说。“我的意思是说:他有太太和孩子吗?”

“教皇是不能结婚的呀!”他回答说。

“这个我不赞成!”太太说。

她可能作出比这还要聪明的发问和谈话。但是如果她没有象刚才那样,发出这样的问题和讲出这样的话,也许就是因为她的女儿在靠着她的肩、发出那样略带忧郁的微笑吧?

阿尔夫勒得先生谈论起来。他谈论着：意大利的色彩是多么美，山是多么紫,地中海是多么绿,南方的天是多么蓝——这种美只有北国的姑娘的蓝眼珠可以超过。他的这句话是有所为而发的，但是应该懂得这话的她却一点也没有现出懂的样子。这也可以算是“美”吧!

“意大利!”有几个人叹了一口气。“旅行!”另外几个人也叹了一口气。“美！美!”

“嗯,如果我中了五万块钱的彩,”寡妇说,“那么我们就可以去旅行了！我和我的女儿。还有你,阿尔夫勒得先生,你可以当我们的向导！我们三个人一块儿去旅行！我们还可以带一两个好朋友同去！”于是她对所有在场的人和和气气地点了点头,弄得每个人都胡思乱想,以为自己会被请去旅行。“我们都到意大利去！但是有强盗的地方可不能去。我们将待在罗马，只是到安全的公路上去看一看。”

女儿轻微地叹了一口气。一声轻微的叹息可能包含着许多意义，或被解释出许多意义啊！这位年轻人发现它里面的意义特别深长。她的这双蓝眼睛今晚特别为他而发亮；这双眼睛里一定蕴藏着比豪华的罗马更宝贵的内心和灵魂的美。当她离开宴会的时候，他完全被迷住了——被这个年轻的姑娘迷住了。

寡妇的住所现在成了雕刻家阿尔夫勒得先生最常去的地方。人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并不是专诚去拜访妈妈的,虽然他谈起话来总是和妈妈在一起。他是为了那个小姐才去的。大家把她叫做珈拉。她的真名字叫做珈伦·玛丽妮。这两个字省写起来就成了珈拉。她非常美丽,但是有人说她很迟钝。她喜欢在早晨睡睡懒觉。

“这是她在小时候养成的习惯!”妈妈说,“她是象维纳斯一样美丽;一个美人是容易疲倦的。她喜欢多睡一会儿,正因为如此,她的眼睛才显得那么亮。”

这对清亮的眼睛——这象海一样蓝的水!这深不见底的静静的水!——该是有多大的魔力啊!年轻人现在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已经深深地坠入水底。他在不停地谈;妈妈在不停地问一些天真的、索然无味的问题——他们初次见面时她已经问过的一些问题。

听阿尔夫勒得先生谈话是一桩愉快的事情。他谈起那不勒斯,谈起在维苏威火山上的漫游。他还拿出几张描绘火山爆发的彩色画片。寡妇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事情,连想都没有想到过。

“上天保佑!”她说,“那原来是一座喷火的山!住在那儿的人不会受伤么?”

“整个城市都被毁灭了呢!”他回答说。“庞贝和赫库兰尼姆[1]就是这样!”

“那些人真是不幸!你亲眼看见过那些事情吗?”

---

① 这是两个在公元七九年八月被维苏威火山喷发时毁掉的古城。

“没有。这些画片上画的火山爆发,我一次也没有看见过。不过我可以亲自画一张爆发的情景给您看——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他拿出一张铅笔画的速写。妈妈一直在坐着细看那几张鲜艳的彩色画。但她一看到铅笔素描就惊奇地大叫一声:

“你居然看到它喷出白火!”

有一忽儿工夫,阿尔夫勒得先生对妈妈的尊敬似乎消逝了;不过他马上从珈拉的闪光中理解到,她的妈妈没有色彩的感觉。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她有最好和最美的东西:她有珈拉。

阿尔夫勒得终于和珈拉订婚了。这是很自然的。订婚的消息在镇上的报纸上登出来了。妈妈把报纸买了三十份,因为她要把这消息剪下来,送给她的朋友和熟人。这对订婚的恋人是非常幸福的,丈母娘也是如此——她觉得好象是跟多瓦尔生有了亲戚关系似的。

“无论如何,你将是他的继承人!”她说。

阿尔夫勒得觉得她这次倒说了一句聪明话。珈拉什么也没有说,不过她的眼睛在闪着光,她的嘴角上飘着一个

微笑——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可爱的。是的,她是美丽的,但是这句话不能老是重复着说。

阿尔夫勒得为珈拉和丈母娘塑造了一个半身像。她们坐着让他观察，同时望着他怎样用手指塑造和修整柔软的泥土。



“我想这次你是因为我们才做这种琐细的工作,”丈母娘说,“才不让你的用人插手的。”

“我必须亲自使用泥土才能造像!”他说。

“是的,你的礼貌永远是非常周到!”妈妈说。这时珈拉

把他有泥巴的手紧握了一下。

于是他在这件创作中把大自然的美揭露给她们两人看,同时解释着活的东西是怎样高于死的东西,植物是怎样高于矿物，动物是怎样高于植物,人是怎样高于禽兽,精神和美是怎样由形式所表达，一个雕刻师的任务是怎样用具体的形象把这种美表现出来。

珈拉坐着一句话也不讲,只对他的这种思想点头。丈母娘很坦白地说:

“这一套理论很不容易懂！不过我是在跟着你的思想摸索前进。你的思想在打旋转，但是我要紧钉着它不放。”

同时“美”却钉着他不放，充满了他的整个精神世界，征服了他，控制住了他的全身。“美”从珈拉的形态内放射出来，从她的眼睛里,从她的嘴角旁,甚至从她的手指的动作中放射出来。阿尔夫勒得坦白地把这话讲出来了，而且他,作为一个雕刻家,也能体会这话的意义。他只是谈论着她,想着她,一直到他的思想和言论完全统一起来。因为他总是经常谈论着她，所以她也经常谈论着他。

这是订婚期间的事情。现在结婚的日子到了。伴娘和

礼物都齐全——这在结婚的演辞中已提到了。

在新娘的屋子里，丈母娘在桌子的一端放了一尊半身像。这是多瓦尔生穿着便服的半身像。他应该也是一个客人——这是她的意思。大家唱歌,大家干杯,因为这是一个愉快的婚礼，而新婚夫妇也是一对美丽的人儿。有一支歌唱着:“皮格马利翁得到了珈拉苔娅①”。

“这是神话里的一个故事！”丈母娘说。

第二天,这对年轻夫妇搬到哥本哈根去,因为他们将要在那儿住下来。丈母娘也跟着同去,为的是要照顾他们——这也就是说:为他们管家。珈拉将要过着少奶奶的日子②。一切是新鲜、美好和幸福的！他们三个人住在一所房子里。至于阿尔夫勒得,我们可以引用一句成语来描写他的处境:他象坐在鹅窠里的一位主教。

形态的魔力把他迷惑住了。他看到了一只箱子,但是却没有看到箱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这是一件不幸，而

---

① 据希腊神话，塞浦路斯的国王皮格马利翁(Pygmalion)用象牙雕刻出一尊美女像，结果他爱上了这尊像。爱情之女神维纳斯因此在这尊像上吹了一口仙气，使她有了生命。她的名字是珈拉苔娅（Galathea）。

② 原文是:“将要住在玩偶之家里”(sidde i dukkesktab),这是北欧的一句成语，请参看易卜生的剧本《玩偶之家》。

在结婚的生活中这要算是一件绝大的不幸。如果箱子一旦裂开了,它上面的金褪掉了,买它的人一定要后悔不该做这桩交易的。在一个大宴会中，如果一个人发现自己吊带上的扣子落掉了、却没有裤带可以应急,他一定会感到狼狈不堪的。不过更糟糕的是：你在一个大宴会中发现你的妻子和丈母娘专门讲些无聊的傻话，而你一时又找不出聪明的办法把这些傻话遮掩过去。

这对年轻夫妇常常手握着手坐着。他谈论着，她偶尔之间吐出个把字眼——老是那么一个同样的声调，老是象钟一样敲两三下。只有当他们的一个朋友苏菲来拜访的时候，他的精神才算是得到一点解放。

苏菲不是太漂亮。她的身体当然也没有什么缺陷。珈拉说她的背有点驼，但是这只有女朋友才看得出来。她是一个头脑冷静的女子，她一点也没有想到自己在这家里可能是一个危险人物。她在这个玩偶之家里等于一股新鲜的空气，而新鲜的空气大家都认为是必需的。他们需要更多的新鲜空气，因此就走到新鲜空气中去。丈母娘和这新婚的一对到意大利去旅行。

“感谢上帝，我们又回到自己的家里来了!”一年以后

妈妈和女儿跟阿尔夫勒得回到家里来时说。

“旅行一点意思也没有！”丈母娘说。“旅行真叫人感到腻味！请原谅我说这样的话。虽然我带着我的孩子在一起，我还是感到腻味。而且旅行费钱，太费了！你得去参观所有的画室，你得去看一切的东西！当你回到家来、别人问起你的时候，你简直没有别的办法回答！别人会告诉你，哪些是最美的东西，哪些东西你忘记看了。那些千篇一律的圣母像我真看厌了，我差不多自己都要变成圣母了。”

“而且那里的饮食才糟呢！”珈拉说。

“连一碗真正的肉汤都没有！”妈妈说。“他们做菜的手艺也真够糟！”

珈拉对于旅行感到厌倦了。她老是感到疲倦——这是最糟糕的事儿。苏菲来和他们住在一起；这对他们说来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丈母娘说：“你得承认，苏菲既精于管家，也懂得艺术。就她的家世来说，这是很不容易的。此外，她非常正派，绝对可靠。这一点，当珈拉躺在病床上、一天不如一天的时候，苏菲表现得特别明显。”

如果箱子真正是一只好箱子的话，那么它就应该很结

实，否则它就应该完事。这箱子现在真的算完事了——珈拉死了。

“她是那么美！”妈妈说。“她跟古董完全不同，因为古董没有一件是完整的！珈拉是完整的——‘美’就应该是这样。”

阿尔夫勒得哭起来，妈妈也哭起来。他们两人都穿上丧服。她穿起丧服很好看，所以她一直穿着丧服，穿了很久。于是另一件悲痛的事情接上来了：阿尔夫勒得又结婚了。他跟苏菲结婚了；她的外表并不动人。

“他走向另一个极端！”丈母娘说，“他从最美走向最丑。他居然能把头一个妻子忘掉。男人真是靠不住。不过我的丈夫完全不是这样！他比我死得早。”

“皮格马利翁得到了珈拉苔娅！”阿尔夫勒得说。“是的，这是结婚曲中的话。我也对一尊美丽的塑像发生了爱情——它在我的怀抱中获得了生命。不过灵魂是上帝送给我们的一个安琪儿；他安慰我们，同情我们，使我们有高超的感觉；而这尊塑像的灵魂我现在才第一次发现和得到。苏菲！你并没有带着美丽的形体和光彩到我身边来——但是你已经够好了，你的美已经超过了必需的程度！主要的东

西究竟还是主要的东西！你的到来教育了一个雕刻家。他的作品不过是泥土和灰尘；我们应该追寻那蕴藏在它内部的精神。可怜的珈拉！我们的一生不过是象一次旅行罢了！在天上，我们将通过彼此的同情聚集在一起，那时我们可能彼此达到一半的认识吧。”

“这话说得不太和善！”苏菲说。“这不象一个基督徒说的话！在天上人们是不结婚的；不过正如你说的一样，在那上边，灵魂通过彼此的同情而碰到一起，一切美的东西都在发展和提高，她的灵魂可能变得完美无缺，甚至比我的还要完美。那时——那时你将又会发生你在第一次恋爱时的那种赞叹声：美呀！美呀！”

沙丘的故事

这是尤兰岛许多沙丘上的一个故事，不过它不是在那里开始的，唉,是在遥远的、南方的西班牙发生的。海是国与国之间的公路——请你想象你已经到了那里，到了西班牙吧！那儿是温暖的,那儿是美丽的;那儿火红的石榴花在浓密的月桂树之间开着。一股清凉的风从山上吹下来,吹到橙子园里，吹到摩尔人的有金色圆顶和彩色墙壁的辉煌的大殿上①。孩子们举着蜡烛和飘荡的旗帜,在街道上游行;高阔的青天在他们的头上闪着明亮的星星。处处升起一片歌声和响板声,年轻的男女在槐花盛开的槐树下跳舞,而乞丐则坐在雕花的大理石上吃着水汪汪的西瓜，然后在昏睡中把日子打发过去。这一切就象一个美丽的梦一样！日子就是这样地过去了……是的，一对新婚夫妇就是这样；此外，他们享受着人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健康和愉快的心情、财富和尊荣。

“我们快乐得不能再快乐了！”他们的心的深处这样说。

不过他们的幸福还可以再前进一步,而这也是可能的,只要上帝能赐给他们一个孩子——在精神和外貌上象他们的一个孩子。

他们将会以最大的愉快来迎接这个幸福的孩子，用最大的关怀和爱来抚养他;他将能享受到一个有声望、有财富的家族所能供给的一切好处。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象一个节日。

“生活象一件充满了爱的、大得不可想象的礼物!”年轻的妻子说,“圆满的幸福只有在死后的生活中才能不断地发展！我不理解这种思想。”

“这无疑地也是人类的一种狂妄的表现!”丈夫说。“有人相信人可以象上帝那样永恒地活下去——这种思想，归根结底,是一种自大狂。这也就是那条蛇②——谎骗的祖宗——说的话!”

---

① 指清真寺，因为非洲信仰伊斯兰教的摩尔人在第八世纪曾经征服过西班牙。

② 据希伯来人的神话，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天国里过着快乐的生活。因为受了蛇的教唆，夏娃和亚当吃了知识之果，以为这样就可以跟神一样聪明。结果两人都被上帝驱出了天国。见《圣经 · 旧约全书 · 创世记》第三章。

“你对于死后的生活不会有什么怀疑的吧?”年轻的妻子说。看样子,在她光明的思想领域中,现在第一次飘来了一个阴影。

“牧师们说过,只有信心能保证死后的生活!”年轻人回答说。“不过在我的幸福之中，我觉得,同时也认识到,如果我们还要求有死后的生活——永恒的幸福——那么我们就未免太大胆，太狂妄了。我们在此生中所得到的东西还少么？我们对于此生应当、而且必须感到满意。”

“是的,我们得到了许多东西,”年轻的妻子说。“但是对于成千成万的人说来,此生不是一个很艰苦的考验吗?多少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不就是专门为了得到穷困、羞辱、疾病和不幸么？不,如果此生以后再没有生活,那么世界上的一切东西就分配得太不平均，上天也就太不公正了。”

“街上的那个乞丐有他自己的快乐；他的快乐对他说来，并不亚于住在华丽的皇宫里的国王。”年轻的丈夫说，“难道你觉得那劳苦的牲口,天天挨打挨饿,一直累到死,它能够感觉到自己生命的痛苦么？难道它也会要求一个未来的生活,也会说上帝的安排不公平,没有把它列入高等动物之中吗?”

“基督说过，天国里有许多房间,”年轻的妻子回答说。“天国是没有边际的,上帝的爱也是没有边际的!哑巴动物也是一种生物呀！我相信,没有什么生命会被忘记:每个生命都会得到自己可以享受的、适宜于自己的一份幸福。”



“不过我觉得,这世界已经足够使我感到满意了!”丈夫说。于是他就伸出双臂来,拥抱着他美丽的、温存的妻子。于是他就在这开朗的阳台上抽一支香烟。这儿凉爽的空气中充满了橙子和石竹花的香味。音乐声和响板声从街上飘来;星星在上面照着。一对充满了爱情的眼睛——他的妻子的

眼睛——带着一种不灭的爱情的光，在凝视着他。

“这样的一忽间，”他说，“使得生命的出世、生命的享受和它的灭亡都有价值。”于是他就微笑起来。妻子举起手，作出一个温和的责备的姿势。那阵阴影又不见了；他们是太幸福了。

一切都似乎是为他们而安排的，使他们能享受荣誉、幸福和快乐。后来生活有了一点变动，但这只不过是地点的变动罢了，丝毫也不影响他们享受生活的幸福和快乐。年轻人被国王派到俄罗斯的宫廷去当大使。这是一个光荣的职位，与他的出身和学问都相称。他有巨大的资财，他的妻子更带来了与他同样多的财富，因为她是一个富有的、有地位的商人的女儿。这一年，这位商人恰巧有一条最大最美的船要开到斯德哥尔摩去；这条船将要把这对亲爱的年轻人——女儿和女婿——送到圣彼得堡去。船上布置得非常华丽——脚下铺的是柔软的地毯，四周是丝织物和奢侈品。

每个丹麦人都会唱一支很古老的战歌，叫做《英国的王子》。王子也是乘着一条华丽的船：它的锚镶着赤金，每根缆索里夹着生丝。当你看到这条从西班牙开出的船的时候，你

一定也会想到那条船，因为那条船同样豪华，也充满了同样的离愁别绪：

愿上帝祝福我们在快乐中团聚。

顺风轻快地从西班牙的海岸吹过来，别离只不过是暂时的事情，因为几个星期以后，他们就会到达目的地。不过当他们来到海面上的时候，风就停了。海是平静而光滑的，水在发出亮光，天上的星星也在发出亮光。华贵的船舱里每晚都充满了宴乐的气氛。

最后，旅人们开始盼望有风吹来，盼望有一股清凉的顺风。但是风却没有吹来。当它吹起来的时候，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吹。许多星期这样过去了，甚至两个月也过去了。最后，好风算是吹起来了，它是从西南方吹来的。他们是在苏格兰和尤兰之间航行着。正如在《英国的王子》那支古老的歌中说的一样，风越吹越大：

它吹起一阵暴风雨，云块非常阴暗，
陆地和隐蔽处所都无法找到，

于是他们只好抛出他们的锚，

但是风向西吹，直吹到丹麦的海岸。

从此以后，好长一段时间过去了。国王克利斯蒂安七世坐上了丹麦的王位；他那时还是一个年轻人。从那时起，有许多事情发生了，有许多东西改变了，或者已经改变过了。海和沼泽地变成了茂盛的草原；荒地变成了耕地。在西尤兰的那些茅屋的掩蔽下，苹果树和玫瑰花生出来了。自然，你得仔细看才能发现它们，因为它们为了避免刺骨的西风，都藏起来了。

在这个地方人们很可能以为回到了远古时代里去——比克利斯蒂安七世统治的时代还要远。现在的尤兰仍然和那时一样，它深黄色的荒地，它的古冢，它的海市蜃楼和它的一些交叉的、多沙的、高低不平的道路，向天际展开去。朝西走，许多河流向海湾流去，扩展成为沼泽地和草原。环绕着它们的一片沙丘，象峰峦起伏的阿尔卑斯山脉一样，耸立在海的周围，只有那些粘土形成的高高的海岸线才把它们切断。浪涛每年在这儿咬去几口，使得那些悬崖绝壁下塌，好象被地震摇撼过一次似的。它现在是这样；在许多年以

前，当那幸福的一对乘着华丽的船在它沿岸航行的时候，它也是这样。

那是九月的最后的一天——一个星期天，一个阳光很好的一天。教堂的钟声，象一连串音乐似地，向尼松湾沿岸飘来。这儿所有的教堂全象整齐的巨石，而每一个教堂就是一个石块。西海可以在它们上面滚过去，但它们仍然可以屹立不动。这些教堂大多数都没有尖塔；钟总是悬在空中的两根横木之间。礼拜做完以后，信徒们就走出上帝的屋子，到教堂的墓地里去。在那个时候，正象现在一样，一棵树，一个灌木林也没有。这儿没有人种过一株花；坟墓上也没有人放过一个花圈。粗陋的土丘就说明是埋葬死人的处所。整个墓地上只有被风吹得零乱的荒草。各处偶尔有一个纪念物从墓里露出来：它是一块半朽的木头，曾经做成一个类似棺材的东西。这块木头是从西部的森林——大海——里运来的。大海为这些沿岸的居民生长出大梁和板子，把它们象柴火一样漂到岸上来；风和浪涛很快就腐蚀掉这些木块。一个小孩子的墓上就有这样一个木块；从教堂里走出的女人中有一位就向它走去。她站着不动，呆呆地望着这块半朽的纪念物。不一会儿，她的丈夫也来了。他们一句话

也没有讲。他挽着她的手，离开这座坟墓，一同走过那深黄色的荒地，走过沼泽地，走过那些沙丘。他们沉默地走了很久。

“今天牧师的讲道很不错，”丈夫说。“如果我们没有上帝，我们就什么也没有了。”

“是的，”妻子回答说。“他给我们快乐，也给我们悲愁，而他是有这种权利给我们的！到明天，我们亲爱的孩子就有五周岁了——如果上帝准许我们保留住他的话。”

“不要这样苦痛吧，那不会有什么好处的。”丈夫说。“他现在一切都好！他现在所在的地方，正是我们希望去的地方。”

他们没有再说什么别的话，只是继续向前走，回到他们在沙丘之间的屋子里去。忽然间，在一个沙丘旁，在一个没有海水挡住的流沙的地带，升起了一股浓烟。这是一阵吹进沙丘的狂风，向空中卷起了许多细沙。接着又扫过来另一阵风，它使挂在绳子上的鱼乱打着屋子的墙。于是一切又变得沉寂，太阳射出炽热的光。

丈夫和妻子走进屋子里去，立刻换下星期日穿的整齐的衣服，然后他们急忙向那沙丘走去。这些沙丘象忽然停

止了波动的浪涛。海草的淡蓝色的梗子和沙草把白沙染成种种颜色。有好几个邻居来一同把许多船只拖到沙上更高的地方。风吹得更厉害。天气冷得刺骨；当他们再回到沙丘间来的时候，沙和小尖石子向他们的脸上打来。浪涛卷起白色的泡沫，而风却把浪头截断，使泡沫向四周飞溅。

黑夜到来了。空中充满了一种时刻在扩大的呼啸。它哀鸣着，号叫着，好象一群失望的精灵要淹没一切浪涛的声音——虽然渔人的茅屋就紧贴在近旁。沙子在窗玻璃上敲打。忽然，一股暴风袭来，把整个房子都撼动了。天是黑的，但是到半夜的时候，月亮就要升起来了。

空中很晴朗，但是风暴仍然来势汹汹，扫着这深沉的大海。渔人们早已上床了，但在这样的天气中，要合上眼睛是不可能的。不一会儿，他们就听到有人在窗子上敲。门打开了，一个声音说：

“有一条大船在最远的那个沙滩上搁浅了！”

渔人们立刻跳下床来，穿好衣服。

月亮已经升起来了。月光亮得足够使人看见东西——只要他们能在风沙中睁开眼睛。风真是够猛烈的；人们简直可以被它刮起来。人们得费很大的气力才能在阵风的间歇间



爬过那些沙丘。咸味的浪花象羽毛似地从海里向空中飞舞,而海里的波涛则象喧闹的瀑布似地向海滩上冲击。只有富有经验的眼睛才能看出海面上的那只船。这是一只漂亮的二桅船。巨浪把它簸出了平时航道的半海里以外,把它送到一个沙滩上去。它在向陆地行驶,但马上又撞着第二个沙滩,搁了浅,不能移动。要救它是不可能的了。海水非常狂暴,打着船身,扫着甲板。岸上的人似乎听到了痛苦的叫声,临死时的呼喊。人们可以看到船员们的忙碌而无益的努力。这时有一股巨浪袭来;它象一块毁灭性的石头,向牙樯打去,接着就把它折断,于是船尾就高高地翘在水上。两个人同时跳进海里,不见了——这只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一股巨浪向沙丘滚来,把一个尸体卷到岸上。这是一个女人,看样子已经死了;不过有几个妇女翻动她时觉得她还有生命

的气息，因此就把她抬过沙丘,送到一个渔人的屋子里去。她是多么美丽啊！她一定是一个高贵的妇人。



大家把她放在一张简陋的床上，上面连一寸被单都没有，只有一条足够裹着她的身躯的毛毯。这已经很温暖了。

生命又回到她身上来了,但是她在发烧;她一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这样倒也很好，因为她喜爱的东西现在都被埋葬在海底了。正如《英国的王子》中的那支歌一样，这条船也是:

这情景真使人感到悲哀,

这条船全部都成了碎片。

船的某些残骸和碎片漂到岸上来；她算是它们中间唯一的生物。风仍然在岸上呼啸。她休息了不到几分钟就开始痛苦地叫喊起来。她睁开一对美丽的眼睛，讲了几句话——但是谁也无法听懂。

作为她所受的苦痛和悲哀的报偿，现在她怀里抱着一个新生的婴儿——一个应该在豪华的公馆里、睡在绸帐子围着的华美的床上的婴儿。他应该到欢乐中去，到拥有世界上一切美好东西的生活中去。但是上帝却叫他生在一个卑微的角落里；他甚至于还没有得到母亲的一吻。

渔人的妻子把孩子放到他母亲的怀里。他躺在一颗停止了搏动的心上，因为她已经死了。这孩子本来应该在幸福和豪华中长大的；但是却来到了这个被海水冲洗着的、位置在沙丘之间的人世，分担着穷人的命运和艰难的日子。

这时我们不禁又要记起那支古老的歌：

眼泪在王子的脸上滚滚地流，
我来到波乌堡，愿上帝保佑！

但现在我来得恰好不是时候;
假如我来到布格老爷的领地,
我就不会为男子或骑士所欺。

船搁浅的地方是在尼松湾南边，在布格老爷曾经宣称为自己的领地的那个海滩上。据传说,沿岸的居民常常对遭难船上的人做出坏事，不过这样艰难和黑暗的日子早已经过去了。遭难的人现在可以得到温暖、同情和帮助,我们的这个时代也应该有这种高尚的行为。这位垂死的母亲和不幸的孩子,不管“风把他们吹到什么地方”,总会得到保护和救助的。不过，在任何别的地方，他们不会得到比在这渔妇的家里更热诚的照顾。这个渔妇昨天还带着一颗沉重的心，站在埋葬着她儿子的墓旁。如果上帝把这孩子留给她的话，那么他现在就应该有五岁了。

谁也不知道这位死去的少妇是谁，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那只破船的残骸和碎片在这点上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在西班牙的那个豪富之家，一直没有收到关于他们女儿和女婿的信件或消息。这两个人没有到达他们的目的地;过去几星期一直起着猛烈的风暴。大家等了好几个月:

“沉入海里——全部牺牲”。他们知道这一点。

可是在胡斯埠的沙丘旁边，在渔人的茅屋里，他们现在有了一个小小的男孩。

当上天给两个人粮食吃的时候，第三个人也可以吃到一点。海所能供给饥饿的人吃的鱼并不是只有一碗。这孩子有了一个名字：雨尔根。

“他一定是一个犹太人的孩子，”人们说，“他长得那么黑！”

“他可能是一个意大利人或西班牙人！[①]”牧师说。

不过，对那个渔妇说来，这三个民族都是一样的。这个孩子能受到基督教的洗礼，已经够使她高兴了。孩子长得很好。他的贵族的血液是温暖的；家常的饮食把他养成为



① 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住在较热的南欧，皮肤较一般欧洲人黑。

一个强壮的人。他在这个卑微的茅屋里长得很快。西岸的人所讲的丹麦方言成了他的语言。西班牙土地上一棵石榴树的种子,成了西尤兰海岸上的一棵耐寒的植物。一个人的命运可能就是这样!他整个生命的根深深地扎在这个家里。他将会体验到寒冷和饥饿,体验到那些卑微的人们的不幸和痛苦,但是他也会尝到穷人们的快乐。

童年时代对任何人都有它快乐的一面;这个阶段的记忆永远会在生活中发出光辉。他的童年该是充满了多少快乐和玩耍啊!许多英里长的海岸上全都是可以玩耍的东西:卵石拼成的一片图案——象珊瑚一样红,象琥珀一样黄,象鸟蛋一样白,五光十色,由海水送来,又由海水磨光。还有漂白了的鱼骨,风吹干了的水生植物,白色的、发光的、在石头之间飘动着的、象布条般的海草——这一切都使眼睛和心神得到愉快和娱乐。潜藏在这孩子身上的非凡的才智,现在都活跃起来了。他能记住的故事和诗歌真是不少!他的手脚也非常灵巧:他可以用石子和贝壳拼成完整的图画和船;他用这些东西来装饰房间。他的养母说,他可以把他的思想在一根木棍上奇妙地刻绘出来,虽然他的年纪还是那么小!他的声音很悦耳;他的嘴一动就能唱出各种不同的歌调。他

的心里张着许多琴弦:如果他生在别的地方、而不是生在北海旁一个渔人家的话，这些歌调可能流传到整个世界。

有一天，另外一条船在这儿遇了难。一个装着许多稀有的花根的匣子漂到岸上来了。有人取出几根，放在菜罐里,因为人们以为这是可以吃的东西;另外有些则被扔在沙上,枯萎了。它们没有完成它们的任务,没有把藏在身上的那些美丽的色彩开放出来。雨尔根的命运会比这好一些吗?花根的生命很快就完结了，但是他的还不过是刚开始。

他和他的一些朋友从来没有想到日子过得多么孤独和单调,因为他们要玩的东西、要听的东西和要看的东西是那么多。海就象一本大的教科书。它每天翻开新的一页：一忽儿平静,一忽儿涨潮,一忽儿清凉,一忽儿狂暴,它的顶点是船只的遇难。做礼拜是欢乐拜访的场合。不过，在渔人的家里，有一种拜访是特别受欢迎的。这种拜访一年只有两次：那就是雨尔根养母的弟弟的拜访。他住在波乌堡附近的菲亚尔特令，是一个养鳝鱼的人。他来时总是坐着一辆涂了红漆的马车，里面装满了鳝鱼。车子象一只箱子似地锁得很紧；它上面绘满了蓝色和白色的郁金香。它是由两匹暗褐色的马拉着的。雨尔根有权来赶着它们。

这个养鳝鱼的人是一个滑稽的人物，一个愉快的客人。他总是带来一点儿烧酒。每个人可以喝到一杯——如果酒杯不够的话，可以喝到一茶杯。雨尔根年纪虽小，也能喝到一丁点儿，为的是要帮助消化那肥美的鳝鱼——这位养鳝鱼的人老是喜欢讲这套理论。当听的人笑起来的时候，他马上又对同样的听众再讲一次。——喜欢扯淡的人总是这样的！雨尔根长大了以后，以及成年时期，常常喜欢引用养鳝鱼人的故事的许多句子和说法。我们也不妨听听：

湖里的鳝鱼走出家门。鳝鱼妈妈的女儿要求跑到离岸不远的地方去，所以妈妈对她们说："不要跑得太远！那个丑恶的叉鳝鱼的人可能来了，把你们统统都捉去！"但是她们走得太远。在八个女儿之中，只有三个回到鳝鱼妈妈身边来。她们哭诉着说："我们并没有离家门走多远，那个可恶的叉鳝鱼的人马上就来了，把我们的五个姐妹都刺死了！"……"她们会回来的，"鳝鱼妈妈说。"不会！"女儿们说，"因为他剥了她们的皮，把她们切成两半，烤熟了。"……"她们会回来的！"鳝鱼妈妈说。"不会的，因为他把她们吃掉了！"……"她们会

回来的!”鳝鱼妈妈说。“不过他吃了她们以后还喝了烧酒,”女儿们说。“噢!噢!那么她们就永远不会回来了!”鳝鱼妈妈号叫一声,“烧酒把她们埋葬了!”

“因此吃了鳝鱼后喝几口烧酒总是对的!”养鳝鱼的人说。

这个故事是一根光辉的牵线,贯串着雨尔根整个的一生。他也想走出大门,“到海上去走一下”,这也就是说,乘船去看看世界。他的养母,象鳝鱼妈妈一样,曾经说过:“坏人可多啦——全是叉鳝鱼的人!”不过他总得离开沙丘到内地去走走;而他也就走了。四天愉快的日子——这要算是他儿时最快乐的几天——在他面前展开了;整个尤兰的美、内地的快乐和阳光,都要在这几天集中地表现出来;他要去参加一个宴会——虽然是一个出丧的宴会。

一个富有的渔家亲戚去世了。这位亲戚住在内地,“向东,略为偏北”,正如俗话所说的。养父养母都要到那儿去;雨尔根也要跟着去。他们从沙丘走过荒地和沼泽地,来到绿色的草原。这儿流着斯加龙河——河里有许多鳝鱼、鳝鱼妈妈和那些被坏人捉去、砍成几段的女儿。不过人类对自

己同胞的行为比这也好不了多少。那只古老的歌中所提到的骑士布格爵士不就是被坏人谋害了的么?而他自己,虽然人们总说他好，不也是想杀掉那位为他建筑有厚墙和尖塔的堡寨的建筑师么？雨尔根和他的养父养母现在就正站在这儿；斯加龙河也从这儿流到尼松湾里去。

护堤墙现在还存留着；红色崩颓的碎砖散在四周。在这块地方，骑士布格在建筑师离去以后，对他的一个下人说:“快去追上他,对他说:‘师傅,那个塔儿有点歪。’如果他掉转头，你就把他杀掉，把我付给他的钱拿回来。不过，如果他不掉转头，那么就放他走吧。”这人服从了他的指示。那位建筑师回答说:“塔并不歪呀，不过有一天会有一个穿



蓝大衣的人从西方来;他会叫这个塔倾斜!”一百年以后,这样的事情果然发生了;西海打进来,塔就倒了。那时堡寨的主人叫做卜里边·古尔登斯卡纳。他在草原尽头的地方建立起一个更高的新堡寨。它现在仍然存在,叫做北佛斯堡。

雨尔根和他的养父养母走过这座堡寨。在这一带地方,在漫长的冬夜里,人们曾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过。现在他亲眼看到了这座堡寨、它的双道堑壕、树和灌木林。长满了凤尾草的城墙从堑壕里冒出来。不过最好看的还是那些高大的菩提树。它们长到屋顶那样高,同时在空气中散发出一种清香。花园的西北角有一个开满了花的大灌木林。它象夏绿中的一片冬雪。象这样的一个接骨木树林,雨尔根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他永远也忘记不了它和那些菩提树、丹麦的美和香——这些东西在他稚弱的灵魂中为“老年而保存下来”。

更向前走,到那开满了接骨木树花的北佛斯堡,路就好走得多了。他们碰到许多乘着牛车去参加葬礼的人。他们也坐上牛车。是的,他们得坐在后面的一个钉着铁皮的小车厢里,但这当然要比步行好得多。他们就这样在崎岖不平的荒地上继续前进。拉着这车子的那几条公牛,在石楠

植物中间长着青草的地方，不时总要停一下。太阳在温暖地照着;远处升起一股烟雾,在空中翻腾。但是它比空气还要清,而且是透明的,看起来象是在荒地上跳着和滚着的光线。

“那就是赶着羊群的洛奇①,”人们说。这话足够刺激雨尔根的幻想。他觉得他现在正在走向一个神话的国度,虽然一切还是现实的。这儿是多么寂静啊!

荒地向四周开展出去，象一张贵重的地毯。石楠开满了花,深绿的杜松和细嫩的小栎树象地上长出来的花束。要不是这里有许多毒蛇，这块地方倒真是叫人想留下来玩耍一番。可是旅客们常常提到这些毒蛇,而且谈到在此为害的狼群——因此这地方仍旧叫做“多狼地带”。赶着牛的老头说,在他父亲活着的时候,马儿常常要跟野兽打恶仗——这些野兽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他还说,有一天早晨,他亲眼看见他的马踩着一只被它踢死了的狼，不过这匹马儿腿上的肉也都被咬掉了。

在崎岖的荒地和沙子上的旅行，很快就告一结束。他

---

① 这是北欧神话中的一种神仙。

们在停尸所前面停下来：屋里屋外都挤满了客人。车子一辆接着一辆地并排停着，马儿和牛儿到贫瘠的草场上去吃草。象在西海滨的故乡一样，巨大的沙丘耸立在屋子的后面，并且向四周绵延地伸展开去。它们怎样扩展到这块伸进内地几十里路远，又宽又高，象海岸一样空旷的地方呢？是风把它们吹到这儿来的；它们的到来产生了一段历史。

大家唱着赞美诗。有几个老年人在流着眼泪。除此以外，在雨尔根看来，大家倒是很高兴的；酒菜也很丰盛。鳝鱼是又肥又鲜，吃完以后再喝几口烧酒，象那个养鳝鱼的人说的一样，“把它们埋葬掉”。他的名言在这儿无疑地成了事实。

雨尔根一会儿待在屋里，一会儿跑到外面去。到了第三天，他就在这儿住熟了；这儿就好象他曾在那里度过童年的、沙丘上那座渔人的屋子一样。这片荒地上有另外一种丰富的东西：这儿长满了石楠花、黑莓和覆盆子。它们是又大又甜；行人的脚一踩着它们，红色的汁液就象雨点似地朝下滴。

这儿有一个古坟；那儿也有一个古坟。一根一根的烟柱升向沉静的天空：人们说这是荒地上的野花。它在黑夜

里放出美丽的光彩。

现在是第四天了。入葬的宴会结束了。他们要从这土丘的地带回到沙丘的地带去。

“我们的地方最好，”雨尔根的养父说。“这些土丘没有气魄。”

于是他们就谈起沙丘是怎样形成的。事情似乎是非常容易理解。海岸上出现了一具尸体；农人们就把它埋在教堂的墓地里面。于是沙子开始飞起来，海开始疯狂地打进内地。教区的一个聪明人叫大家赶快把坟挖开，看看那里面的死者是否躺着舔自己的拇指；如果他是在舔，那末他们埋葬掉的就是一个“海人”了；海在没有收回他以前，决不会安静的。所以这座坟就被挖开了，“海人”躺在那里面舔大拇指。他们立刻把他放进一部牛车里，拖着牛车的那两条牛好象是被牛虻刺着似的，拉着这个“海人”，越过荒地和沼泽地，一直向大海走去。这时沙子就停止飞舞，可是沙丘仍旧停在原地没有动。这些他在儿时最快乐的日子里、在一个入葬的宴会的期间所听来的故事，雨尔根都在他的记忆中保存下来了。

出门去走走、看看新的地方和新的人，这全都是愉快的

事情！他还要走得更远。他不到十四岁，还是一个孩子。他乘着一条船出去看看这世界所能给他看的东西：他体验过恶劣的天气、阴沉的海、人间的恶意和硬心肠的人。他成了船上的一个侍役。他得忍受粗劣的伙食和寒冷的夜、拳打和脚踢。这时他高贵的西班牙的血统里有某种东西在沸腾着，毒辣的字眼爬到他嘴唇边上，但是最聪明的办法还是把这些字眼吞下去为好。这种感觉和鳝鱼被剥了皮、切成片、放在锅里炒的时候完全一样。

“我要回去了！”他身体里有一个声音说。

他看到了西班牙的海岸——他父母的祖国；甚至还看到了他们曾经在幸福和快乐中生活过的那个城市。不过他对于他的故乡和族人什么也不知道，而关于他的事情，他的族人更不知道。

这个可怜的小侍役没有得到上岸的许可；不过在他们停泊的最后一天，总算上岸去了一次，因为有人买了许多东西，他得去拿到船上来。

雨尔根穿着褴褛的衣服。这些衣服象是在沟里洗过、在烟囱上晒干的；他——一个住在沙丘里的人——算是第一次看到了一个大城市。房子是多么高大，街道是多么窄，

人是多么挤啊！有的人朝这边挤，有的人朝那边挤——简直象是市民和农人、僧侣和兵士所形成的一个大蜂窝——叫声和喊声、驴子和骡子的铃声、教堂的钟声混做一团；歌声和鼓声、砍柴声和敲打声，形成乱嘈嘈的一片，因为每个行业手艺人的工场就在自己的门口或阶前。太阳照得那么热，空气是那么闷，人们好象是走进一个挤满了嗡嗡叫的甲虫、金龟子、蜜蜂和苍蝇的炉子。雨尔根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在走哪一条路。这时他看到前面一座主教堂的威严的大门。灯光在阴暗的教堂走廊上照着，一股香烟向他飘来。甚至最穷苦的衣衫褴褛的乞丐也爬上石级，到教堂里去。雨尔根跟着一个水手走进去，站在这神圣的屋子里。彩色的画像从金色的底上射出光来。圣母抱着幼小的耶稣立在祭坛上，四周是一片灯光和鲜花。牧师穿着节日的衣服在唱圣诗，歌咏队的孩子穿着漂亮的服装，在摇晃着银香炉。这儿是一片华丽和庄严的景象。这情景渗进雨尔根的灵魂，使他神往。他的养父养母的教会和信心感动了他，触动了他的灵魂，他的眼睛里闪出泪珠。

大家走出教堂，到市场上去。人们买了一些厨房的用具和食品，要他送回船上。到船上去的路并不短，他很疲

倦，便在一幢有大理石圆柱、雕像和宽台阶的华丽的房子面前休息了一会儿。他把背着的东西靠墙放着。这时有一个穿制服的仆人走出来，举起一根包着银头的手杖，把他赶走了。他本来是这家的一个孙子。可是谁也不知道，他自己当然更不知道。



他回到船上来。这儿有的是咒骂和鞭打，睡眠不足和沉重的工作——他得忍受这样的生活！人们说，青年时代受些苦只有好处——是的，如果老年能够得到一点幸福的话。

他的雇佣合同满期了。船又在林却平海峡停下来。他

走上岸,回到胡斯埠沙丘上的家里去。不过,在他航行的时候,养母已经去世了。

接着就是一个严寒的冬天。暴风雪扫过陆地和海上;出门是很困难的。世界上的事情安排得多么不平均啊!当这儿正是寒冷刺骨和刮暴风雪的时候,西班牙的天空上正照着炽热的太阳——是的,太热了。然而在这儿的家乡,只要晴朗的下霜天一出现,雨尔根就可以看到大群的天鹅在海上飞来,越过尼松湾向北佛斯堡飞去。他觉得这儿可以呼吸到最好的空气,这儿将会有一个美丽的夏天!他在想象中看到了石楠植物开花,结满了成熟的、甜蜜的浆果;看到了北佛斯堡的接骨木树和菩提树开满了花朵。他决定再回到北佛斯堡去一次。

春天来了,捕鱼的季节又开始了。雨尔根也参加这项工作。他在过去一年中已经变成了一个成年人,做起活来非常敏捷。他充满了生命力,他能游水,踩水,在水里自由翻腾。人们常常警告他要当心大群的青花鱼:就是最能干的游泳家也不免被它们捉住,被它们拖下去和吃掉,因而也就此完结。但是雨尔根的命运却不是这样。

沙丘上的邻居家里有一个名叫莫尔登的男子。雨尔根

和他非常要好。他们在开到挪威去的同一条船上工作，他们还要一同到荷兰去。他们两人从来没有闹过别扭，不过这种事也并非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一个人的脾气急躁，他是很容易采取激烈的行动的。有一天雨尔根就做出了这样的事情：他们两人在船上无缘无故地吵起来了。他们在一个船舱口后边坐着，正在吃放在他们之间的、用一个土盘子盛着的食物。雨尔根拿着一把小刀，当着莫尔登的面把它举起来。在这同时，他脸上变得象灰一样白，双眼现出难看的神色。莫尔登只是说：

“嗨，你也是那种喜欢耍刀子的人啦！”

这话还没有说完，雨尔根的手就垂下来了。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继续吃下去。后来他走开了，去做他的工作。他做完工作回来，就到莫尔登那儿去说：

“请你打我的耳光吧！我应该受到这种惩罚。我的肚皮里真象有一个锅在沸腾。”

“不要再提这事吧，”莫尔登说。于是他们成了更要好的朋友。当他们后来回到尤兰的沙丘之间去、讲到他们航海的经历时，这件事也同时被提到了。雨尔根的确可以沸腾起来，但他仍然是一个诚实的锅。

“他的确不是一个尤兰人！人们不能把他当做一个尤兰人！”莫尔登的这句话说得很幽默。

他们两人都是年轻和壮健的，但雨尔根却是最活泼。

在挪威，农人爬到山上去，在高地上寻找放牧牲畜的牧场。在尤兰西岸一带，人们在沙丘之间建造茅屋。茅屋是用破船的材料搭起来的，顶上盖的是草皮和石楠植物。屋子四周沿墙的地方就是睡觉的地方；初春的时候，渔人也在这儿生活和睡觉。每个渔人有一个所谓“女助手”。她的工作是：替渔人把鱼饵安在钩子上；当渔人回到岸上来的时候，准备热啤酒来迎接他们；当他们回到茅屋里来，觉得疲倦的时候，拿饭给他们吃。此外，她们还要把鱼运到岸上来，把鱼剖开，以及做许多其他的工作。

雨尔根和他的养父养母以及其他几个渔人和“女助手”都住在一间茅屋里。莫尔登则住在隔壁的一间屋子里。

“女助手”之中有一个叫做爱尔茜的姑娘。她从小就认识雨尔根。他们的交情很好，而且性格在各方面都差不多。不过在表面上，他们彼此都不相象：他的皮肤是棕色的，而她则是雪白的；她的头发是亚麻色的，她的眼睛蓝得象太阳光里的海水。

有一天他们在一起散步，雨尔根紧紧地、热烈地握着她的手。她对他说：

“雨尔根，我心里有一件事情！请让我作你的‘女助手’吧，因为你简直象我的一个弟兄。莫尔登只不过和我订过婚——他和我只不过是爱人罢了。但是这话不值得对别人讲！”

雨尔根似乎觉得他脚下的一堆沙在向下沉。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点着头，等于说：“好吧。”别的话用不着再说了。不过他心里忽然觉得，他瞧不起莫尔登。他越在这方面想——因为他从前从来没想到过爱尔茜——他就越明白；他认为莫尔登把他唯一心爱的人偷走了。现在他懂得了，爱尔茜就是他所爱的人。

海上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波浪，渔人们都驾着船回来；他们克服重重暗礁的技术，真是值得一看：一个人笔直地立在船头，别的人则紧握着桨坐着，注意地看着他。他们在礁石的外面，朝着海倒划，直到船头上的那个人打出一个手势，预告有一股巨浪到来时为止。浪就把船托起来，使它越过暗礁。船升得那么高，岸上的人可以看得见船身；接着整个的船就在海浪后面不见了——船桅、船身、船上的人都

看不见了,好象海已经把他们吞噬了似的。可是不一会儿,他们象一个庞大的海洋动物,又爬到浪头上来了。桨在划动着,象是这动物的灵活肢体。他们于是象第一次一样,又越过第二道和第三道暗礁。这时渔人们就跳到水里去,把船拖到岸边来。每一股浪帮助他们把船向前推进一步,直到最后他们把船拖到海滩上为止。

如果号令在暗礁面前略有错误——略有迟疑——船儿就会撞碎。

“那么我和莫尔登也就完了!”雨尔根来到海上的时候,心中忽然起了这样一个思想。他的养父这时在海上病得很厉害,全身烧得发抖。他们离开礁石只有数桨之遥。雨尔根跳到船头上去。

“爸爸,让我来吧!”他说。他向莫尔登和浪花看了一眼。不过当每一个人都在使出最大的气力划桨、当一股最大的海浪向他们袭来的时候,他看到了养父的惨白的面孔,于是他心里那种不良的动机也就不能再控制住他了。船安全地越过了暗礁,到达了岸边,但是那种不良的思想仍然留在他的血液里。在他的记忆中,自从跟莫尔登做朋友时起,他就怀着一股怨气。现在这种不良的思想就把怨恨的纤维都

掀动起来了。但是他不能把这些纤维织到一起，所以也就只好让它去。莫尔登毁掉了他,他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而这已足够使他憎恨。有好几个渔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莫尔登没有注意到。他仍然象从前一样,喜欢帮助,喜欢聊天——的确，他太喜欢聊天了。

雨尔根的养父只能躺在床上，而这张床也成了送他终的床,因为他在下个星期就死去了。现在雨尔根成为这些沙丘后面那座小屋子的继承人。的确，这不过是一座简陋的屋子，但它究竟还有点价值，而莫尔登却连这点东西都没有。

“你不必再到海上去找工作吧,雨尔根？你现在可以永远地跟我们住在一起了。”一位年老的渔人说。

雨尔根却没有这种想法。他还想看一看世界。法尔特令的那位年老的养鳝鱼的人在老斯卡根有一个舅父，也是一个渔人。不过他同时还是一个富有的商人,拥有一条船。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老头儿，帮他做事倒是很不坏的。老斯卡根是在尤兰的极北部，离胡斯埠的沙丘很远——远得不能再远。但是这正合雨尔根的意思，因为他不愿看见莫尔登和爱尔茜结婚：他们在几个星期内就要举行婚礼

了。

那个老渔人说,现在要离开这地方是一件傻事,因为雨尔根现在有了一个家,而且爱尔茜无疑是愿意和他结婚的。

雨尔根胡乱地回答了他几句话;他的话里究竟有什么意思,谁也弄不清楚。不过老头儿把爱尔茜带来看他。她没有说多少话,只说了这一句:

"你现在有一个家了;你应该仔细考虑考虑。"

于是雨尔根就考虑了很久。

海里的浪涛很大,而人心里的浪涛却更大。许多思想——坚强的和脆弱的思想——都集中到雨尔根的脑子里来。他问爱尔茜:

"如果莫尔登也有我这样的一座屋子,你情愿要谁呢?"

"可是莫尔登没有一座屋子呀,而且也不会有。"

"不过我们假设他有一座屋子吧!"

"嗯,那么我当然就会跟莫尔登结婚了,因为我现在的心情就是这样!不过人们不能只靠这生活呀。"

雨尔根把这件事想了一整夜。他心上压着一件东西——他自己也说不出一个道理来;但是他有一个思想,一个比喜爱爱尔茜还要强烈的思想。因此他就去找莫尔登。他

所说的和所做的事情都是经过仔细考虑的。他以最优惠的条件把他的屋子租给了莫尔登。他自己则到海上去找工作，因为这是他的志愿。爱尔茜听到这事情的时候，就吻了他的嘴，因为她是最爱莫尔登的。

大清早，雨尔根就动身走了。在他离开的头一天晚上，夜深的时候，他想再去看莫尔登一次。于是他就去了。在沙丘上他碰到了那个老渔夫：他对他的远行颇不以为然。老头儿说，“莫尔登的裤子里一定缝有一个鸭嘴”[①]，因为所有的女孩子都爱他。雨尔根没有注意这句话，只是说了声再会，就直接到莫尔登所住的那座茅屋里去了。他听到里面有人在大声讲话。莫尔登并非只是一个人在家。雨尔根犹豫了一会儿，因为他不愿意再碰到爱尔茜。考虑了一番以后，他觉得最好还是不要听到莫尔登再一次对他表示感谢，因此转身就走了。

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他就捆好背包，拿着饭盒子，沿着沙丘向海岸走去。这条路比那沉重的沙路容易走些，而且要短得多。他先到波乌堡附近的法尔特令去一次，因为

① 这句话不知源出何处，大概是与丹麦的民间故事有关。

那个养鳝鱼的人就住在那儿——他曾经答应要去拜访他一次。

海是干净和蔚蓝的；地上铺满了黑蚌壳和卵石——儿时的这些玩物在他脚下发出响声。当他这样向前走的时候，他的鼻孔里忽然流出血来：这不过是一点意外的小事，然而小事可能有重大的意义。有好几大滴血落到他的袖子上。他把血揩掉了，并且止住了流血。于是他觉得这点血流出来以后倒使头脑舒服多了，清醒多了。沙子里面开着矢车菊花。他折了一根梗子，把它插在帽子上。他要显得快乐一点，因为他现在正要走到广大的世界上去。——“走出大门，到海上去走一下！”正如那些小鳝鱼说的。“当心坏人啦。他们叉住你们，剥掉你们的皮，把你们切成碎片，放在锅里炒！”他心里一再想起这几句话，不禁笑起来，因为他觉得他在这个世界上决不会吃亏——勇气是一件很强的武器呀。

他从西海走到尼松湾那个狭小的入口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他掉转头来，远远地看到两个人骑着马——后面还有许多人跟着——在匆忙地赶路。不过这不关他的事。



渡船停在海的另一边。雨尔根把它喊过来，于是他就登上去。不过他和船夫还没有渡过一半路的时候,那些在后面赶路的人就大声喊起来。他们以法律的名义在威胁着船夫。雨尔根不懂得其中的意义，不过他知道最好的办法还是把船划回去。因此他就拿起一只桨，把船划回来。船一靠岸,这几个人就跳上来了。在他还没有发觉以前,他们已经用绳子把他的手绑住了。

“你得用命来抵偿你的罪恶，”他们说，“幸而我们把你抓住了。”

他是一个谋杀犯！这就是他所得到的罪名。人们发现莫尔登死了；他的脖子上插着一把刀子。头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有一个渔人遇见雨尔根向莫尔登的屋子走去。人们知道，雨尔根在莫尔登面前举起刀子，这并不是第一次。因此他一定就是谋杀犯；现在必须把他关起来。关人的地方是在林却平，但是路很远，而西风又正在向相反的方向吹。不过渡过这道海湾向斯卡龙去要不了半个钟头；从那儿到北佛斯堡去，只有几里路。这儿有一座大建筑物，外面有围墙和壕沟。船上有一个人就是这幢房子的看守人的兄弟。这人说，他们可以暂时把雨尔根监禁在这房子的地窖里。吉卜赛人朗·玛加利曾经在这里被囚禁过，一直到执行死刑的时候为止。

雨尔根的辩白谁也不理。他衬衫上的几滴血成了对他不利的证据。不过雨尔根知道自己是无罪的。他既然现在没有机会来洗清自己，也就只好听天由命了。

这一行人马上岸的地方，正是骑士布格的堡寨所在的处所。雨尔根在儿时最幸福的那四天里，曾经和他的养父

养母去参加宴会——入葬的宴会，途中在这儿经过。他现在又被牵着在草场上向北佛斯堡的那条老路走去。这儿的接骨木树又开花了，高大的菩提树在发出香气。他仿佛觉得他离开这地方不过是昨天的事情。

在这幢坚固的楼房的西厢,在高大的楼梯间的下面,有一条地道通到一个很低的、拱形圆顶的地窖。朗 · 玛加利就是从这儿被押到刑场上去的。她曾经吃过五个小孩子的心：她有一种错觉,认为如果她再多吃两颗心的话,就可以隐身飞行，任何人都看不见她。地窖的墙上有一个狭小的通风眼，但是没有玻璃。鲜花盛开的菩提树无法把香气送进来安慰他;这儿是阴暗的,充满了霉味。这个囚牢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但是“清白的良心是一个温柔的枕头”,因此雨尔根睡得很好。

粗厚的木板门锁上了，并且插上了铁插销。不过迷信中的小鬼可以从一个钥匙孔钻进高楼大厦，也能钻进渔夫的茅屋，更能钻进这儿来——雨尔根正在这儿坐着，想着朗 · 玛加利和她的罪过。在她被处决的头天晚上,她临终的思想充满了这整个的房间。雨尔根心中记起那些魔法——在古代，斯万魏得尔老爷住在这儿的时候，有人曾经使用

过它。大家都知道，吊桥上的看门狗，每天早晨总有人发现它被自己的链子吊在栏杆的外面。雨尔根一想起这些事，心里就变得冰冷。不过这里有一丝阳光射进他的心：这就是他对于盛开的接骨木树和芬芳的菩提树的记忆。

他在这儿没有囚禁多久，人们便把他移送到林却平。在这儿，监禁的生活也是同样艰苦。

那个时代跟我们的时代不同。平民的日子非常艰苦。农人的房子和村庄都被贵族们拿去作为自己的新庄园，当时还没有办法制止这种行为。在这种制度下，贵族的马车夫和仆人成了地方官。他们有权可以因一点小事而判一个穷人的罪，使他丧失财产，戴着枷，受鞭打。这一类法官现在还能找得到几位。在离京城和开明的、善意的政府较远的尤兰，法律仍然是常常被人滥用的。雨尔根的案子被拖下去了——这还算是不坏的呢。

他在监牢里是非常凄凉的——这在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他没有犯罪而却受到损害的痛苦——这就是他的命运！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他该是这样呢？他现在有时间来思索这个问题了。为什么他有这样的遭遇呢？“这只有在等待着我的那个‘来生’里才可以弄清楚。”当他住在那个穷苦渔人

的茅屋里的时候，这个信念就在他的心里生了根。在西班牙的豪华生活和太阳光中，这个信念从来没有在他父亲的心里照耀过;而现在在寒冷和黑暗中,却成了他的一丝安慰之光——上帝的慈悲的一个标记,而这是永远不会欺人的。

春天的风暴开始了。只要风暴略微平静一点，西海的呼啸在内地许多英里路以外都可以听到：它象几百辆载重车子，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奔腾。雨尔根在监牢里听到这声音——这对于他说来也算是寂寞生活中的一点变化。什么古老的音乐也比不上这声音可以直接引起他心里的共鸣——这个呼啸的、自由的海。你可以在它上面到世界各地去,乘风飞翔；你可以带着你自己的房子,象蜗牛背着自己的壳一样,又走到它上面去。即使在生疏的国家里,一个人也永远是在自己的家乡。

他静听着这深沉的呼啸，他心中泛起了许多回忆——"自由！自由！哪怕你没有鞋穿,哪怕你的衣服破烂,有自由你就是幸福的！"有时这种思想在他的心里闪过，于是他就握着拳头，向墙上打去。

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一整年过去了。有一个恶棍——小偷尼尔斯,别名叫"马贩子"——也被抓进来了。这

时情况才开始好转;人们可以看出,雨尔根蒙受了多么大的冤枉。

那桩谋杀事件是在雨尔根离家后发生的。在头一天的下午，小偷尼尔斯在林却平湾附近一个农人开的啤酒店里遇见了莫尔登。他们喝了几杯酒——还不足以使任何人头脑发昏,但却足够使莫尔登的舌头放肆。他开始吹嘘起来,说他得到了一幢房子,打算结婚。当尼尔斯问他打算到哪里去弄钱的时候，莫尔登骄傲地拍拍衣袋。

“钱在它应该在的地方，就在这儿,”他回答说。

这种吹嘘使他丧失了生命。他回到家里来的时候，尼尔斯就在后面跟着他,用一把刀子刺进他的咽喉里去,然后劫走了他身边所有的钱。

这件事情的详细经过后来总算是水落石出了。就我们说来,我们只须知道雨尔根获得了自由就够了。不过他在牢狱和寒冷中整整受了一年罪,与所有的人断绝来往,有什么可以赔偿他这种损失呢？是的,人们告诉他,说他能被宣告无罪已经是很幸运的了，他应该离去。市长给了他十个马克,作为旅费,许多市民给他食物和啤酒——世界上总算还有些好人！并非所有的人都是把你“叉住、剥皮、放在锅里

炒”！不过最幸运的是：斯卡根的一个商人布洛涅——雨尔根一年以来就一直想去帮他工作——这时却为了一件生意到林却平来了。他听到了这整个案情。这人有一个好心肠，他知道雨尔根吃过了许多苦头，因此就想帮他一点忙，使他知道，世界上还有好人。

从监狱里走向自由，仿佛就是走向天国，走向同情和爱。他现在就要体验到这种心情了。生命的酒并不完全是苦的：没有一个好人会对他的同类倒出这么多的苦酒，代表“爱”的上帝又怎么会呢？

“把过去的一切埋葬掉和忘记掉吧！”商人布洛涅说。“把过去的一年划掉吧。我们可以把日历烧掉。两天以后，我们就可以到那亲爱的、友善的、平和的斯卡根去。人们把它叫做一个偏僻的角落，然而它是一个温暖的、有火炉的角落：它的窗子开向广阔的世界。”

这才算得是一次旅行呢！这等于又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从那阴冷的地牢中走向温暖的太阳光！荒地上长满了盛开的石楠和无数的花朵，牧羊的孩子坐在坟丘上吹着笛子——他自己用羊腿骨雕成的短笛。海市蜃楼，沙漠上的美丽的天空幻象，悬空的花园和摇动的森林都在他面前

展露开来;空中奇异的气流——人们把它叫做“赶着羊群的湖人”——也同样地出现了。

他们走过温德尔①人的土地,越过林姆湾,向斯卡根进发。留着长胡子的人②——隆巴第人——就是从这儿迁移出去的。在那饥荒的岁月里,国王斯尼奥下命令,要把所有的小孩和老人都杀掉,但是拥有广大土地的那个贵族妇人甘巴鲁克提议让年轻的人离开这个国家。雨尔根是一个知识丰富的人,他知道这全部的故事。即使他没有到过在阿尔卑斯山后面的隆巴第人的国度③,他起码也知道他们是个什么样子,因为他在童年时曾经到过西班牙的南部。他记起了那儿成堆的水果,鲜红的石榴花,蜂窝似的大城市里的嗡嗡声、丁当声和钟声。然而那究竟是最好的地方,而雨尔根的家乡是在丹麦。

---

① 这是现在住在德国东部施普雷(Spree)流域的一个属于斯拉夫系的民族,人口约十五万。在第六世纪他们是一个强大的民族,占有德国和北欧广大的地区。

② 指龙哥巴尔第这个民族,在意大利文里是 Longobardi,即“长胡子的人”的意思。他们原住在德国和北欧,在第六世纪迁移到意大利。现在意大利的隆巴第省(Lombardia)就是他们过去的居留地。

③ 指意大利。

最后他们到达了“温德尔斯卡加”——这是斯卡根在古挪威和冰岛文字中的名称。那时老斯卡根、微斯特埠和奥斯特埠在沙丘和耕地之间,绵延许多英里路远,一直到斯卡根湾的灯塔那儿。那时房屋和田庄和现在一样，零零落落地散布在被风吹到一起的沙丘之间。这是风和沙子在一起游戏的沙漠,一块充满了刺耳的海鸥、海燕和野天鹅的叫声的地方。在西南三十多英里的地方，就是“高地”或老斯卡根。商人布洛涅就住在这儿,雨尔根也将要住在这儿。大房子都涂上了柏油,小屋子都有一个翻过来的船作为屋顶;猪圈是由破船的碎片拼成的。这儿没有篱笆，因为这儿的确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围。不过绳子上吊着长串的、剖开的鱼。它们挂得一层比一层高，在风中吹干。整个海滩上堆满了腐朽的鲱鱼。这种鱼在这儿是那么多，网一下到海里去就可以拖上成堆的鱼。这种鱼是太多了，渔人们得把它们扔回到海里去，或堆在那儿腐烂。

商人的妻子和女儿,甚至他的仆人,都兴高采烈地来欢迎父亲回来。大家握着手，闲谈着,讲许多事情,而那位女儿，她有多么可爱的面孔和一对多么美丽的眼睛啊!

房子是宽大和舒适的。桌上摆出了许多盘鱼——连国

王都认为是美味的比目鱼。这儿还有斯卡根葡萄园产的酒——这也就是说:海所产的酒,因为葡萄从海里运到岸上来时，早就酿成酒了，并且也装进酒桶和瓶里去了。

母亲和女儿一知道雨尔根是什么人、他无辜地受过多少苦难,她们就以更和善的态度来接待他;而女儿——美丽的克拉娜——她的一双眼睛则是最和善的。雨尔根在老斯卡根算是找到了一个幸福的家。这对于他的心灵是有好处的——他已经受过苦痛的考验，饮过能使心肠变硬或变软的爱情的苦酒。雨尔根的一颗心还是软的——它还年轻,还有空闲。三星期以后，克拉娜要乘船到挪威的克利斯蒂安桑得去拜访一位姑母，同时要在那儿度过冬天。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在她离开之前的那个星期天，大家都到教堂去参加圣餐礼。教堂是很宽大和壮丽的;它是苏格兰人和荷兰人在许多世纪以前建造的，离开城市不太远。当然它是有些颓败了,那条通向它的深深地陷在沙里的路是非常难走的。不过人们很愿意忍受困难，走到神的屋子里去，唱圣诗和听讲道。沙子沿着教堂的围墙堆积起来，但是人们还没有让教堂的坟墓被它淹没。

这是林姆湾以北的一座最大的教堂。祭坛上的圣母马利亚，头上罩着一道金光，手中抱着年幼的耶稣，看起来真是栩栩如生。唱诗班所在的高坛上，刻着神圣的十二使徒的像。壁上挂着斯卡根过去一些老市长和市府委员们的肖像，以及他们的图章。宣讲台也雕着花。太阳光耀地照进教堂里来，照在发亮的铜蜡烛台上和圆屋顶下悬着的那个小船上。

雨尔根觉得有一种神圣的、天真的感觉在笼罩着他的全身，跟他小时候站在一个华丽的西班牙教堂里一样。不过在这儿他体会到他是信徒中的一员。

讲道完毕以后，接着就是领圣餐①的仪式。他和别人一道去领取面包和酒。事情很凑巧，他恰恰是跪在克拉娜小姐的身边。不过他的心是深深地想着上帝和这神圣的礼拜；只有当他站起来的时候，才注意到旁边是什么人。他看到她脸上滚下了眼泪。

两天以后她就动身到挪威去了。雨尔根在家里做些杂活或出去捕鱼，而且那时的鱼多——比现在要多得多。鱼在

---

① 基督教的一种宗教仪式，教徒们领食少量的饼和酒，表示纪念耶稣。

夜里发出闪光，因此也就泄露出它们行动的方向。鲂鮄在咆哮着，墨鱼被捉住的时候在发出哀鸣。鱼并不象人那样没有声音。雨尔根比一般人更要沉默，把心事闷在心里——但是有一天会爆发出来的。

每个礼拜天，当他坐在教堂里、望着祭坛上的圣母马利亚的像的时候，他的视线也在克拉娜跪过的那块地方停留一会儿。于是他就想起了她对他曾经是多么温柔。

秋天带着冰雹和冰雪到来了。水漫到斯卡根的街道上来，因为沙不能把水全部吸收进去。人们得在水里走，甚至于还得坐船。风暴不断地把船只吹到那些危险的暗礁上撞坏。暴风和飞沙袭来，把房子都埋掉了，居民只有从烟囱里爬出来。但这并不是稀有的事情。屋子里是舒适和愉快的。泥炭和破船的木片烧得噼啪地响起来；商人布洛涅高声地朗读着一本旧的编年史。他读着丹麦王子汉姆雷特怎样从英国到来，怎样在波乌堡登陆作战。他的坟墓就在拉姆，离那个养鳝鱼的人所住的地方只不过几十英里路远。数以百计的古代战士的坟墓，散布在荒地上，象一个宽广的教堂墓地。商人布洛涅就亲自到汉姆雷特的墓地去看过。大家都谈论着关于那远古的时代、邻居们、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事

情。雨尔根也唱着那支关于《英国的王子》的歌，关于那条华贵的船和它的装备：

金叶贴满了船头和船尾，
船身上写着上帝的教诲。
这是船头画幅里的情景：
王子在拥抱着他的恋人。

雨尔根唱这支歌的时候非常激动，眼睛里射出亮光，他的眼睛生下来就是乌黑的，因而显得特别明亮。

屋子里有人读书，有人歌唱，生活也很富裕，甚至家里的动物也过着这样的家庭生活。铁架上的白盘子发着亮光；天花板上挂着香肠、火腿和丰饶的冬天食物。这种情况，在尤兰西部海岸的许多富裕的田庄里现在还可以看到：丰富的食物、漂亮的房间、机智和聪明的幽默感。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一切都恢复过来了；象在阿拉伯人的帐篷里一样，人们都非常好客。

自从他儿时参加过那四天的入葬礼的宴会以后，雨尔根再也没有过过这样愉快的日子；然而克拉娜却不在这儿，

她只有在思想和谈话中存在。

四月间有一条船要开到挪威去,雨尔根也得一同去。他的心情非常好，精神也愉快,所以布洛涅太太说,看到他一眼也是舒服的。

“看你一眼也是同样的高兴啦,”那个老商人说。“雨尔根使冬天的夜晚变得活泼，也使得你变得活泼！你今年变得年轻了,你显得健康、美丽。不过你早就是微堡的一个最美丽的姑娘呀——这是一个极高的评价，因为我早就知道微堡的姑娘们是世界上最美的人儿。”

这话对雨尔根不适当,因此他不表示意见。他心中在想



着一位斯卡根的姑娘。他现在要驾着船去看这位姑娘了。船将要在克利斯蒂安桑得港下锚。不到半天的时间，一阵顺风就要把他吹到那儿去了。

有一天早晨,商人布洛涅到离老斯卡根很远、在港汊附近的灯塔那儿去。信号火早已灭了;当他爬上灯塔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沙滩伸到水里去有几十英里远。在沙滩外边，这天有许多船只出现。在这些船中他从望远镜里认出了他自己的船“加伦 · 布洛涅”号。是的，它正在开过来。雨尔根和克拉娜都在船上。就他们看来，斯卡根的教堂塔楼和灯塔就象蓝色的水上漂浮着的一只苍鹭和一只天鹅。克拉娜坐在甲板上,看到沙丘远远地露出地面:如果风向不变的话，她可能在一点钟以内就要到家。他们是这么接近家和快乐——但同时又是这么接近死和死的恐怖。

船上有一块板子松了，水在涌进来。他们忙着塞漏洞和抽水,收下帆,同时升起了求救的信号旗。但是他们离岸仍然有十多英里路程。他们看得见一些渔船，但是仍然和它们相距很远。风正在向岸吹,潮水也对他们有利;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船在向下沉。雨尔根伸出右手，抱着克拉娜。



当他喊着上帝的名字和她一起跳进水里去的时候，她是用怎样的视线在注视着他啊！她大叫了一声，但是仍然感

到安全，因为他决不会让她沉下去的。

在这恐怖和危险的时刻，雨尔根体会到了那支古老的歌中的字句：

> 这是船头画幅里的情景：
> 王子在拥抱着他的恋人。

他是一个游泳的能手,现在这对他很有用了。他用一只手和双脚划着水,用另一只手紧紧地抱着这年轻的姑娘。他在浪涛上浮着，踩着水,使用他知道的一切技术,希望能保持足够的力量而到达岸边。他听到克拉娜发出一声叹息,觉着她身上起了一阵痉挛,于是他便更牢牢地抱住她。海水向他们身上打来,浪花把他们托起,水是那么深,那么透明,在转眼之间他似乎看见一群青花鱼在下面发出闪光——这也许就是“海中怪兽”①，要来吞噬他们。云块在海上撒下阴影,然后耀眼的阳光又射出来了。惊叫着的鸟儿,成群地在他头上飞过去。在水上浮着的、昏睡的胖野鸭惶恐地在

① 原文是 leviathan。《圣经》中叙述为象征邪恶的海中怪兽。见《旧约全书·约伯记》第四十一章。

这位游泳家面前突然起飞。他觉得他的气力在慢慢地衰竭下来。他离岸还有好几锚链长的距离；这时有一只船影影绰绰驶近来救援他们。不过在水底下——他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有一个白色的动物在注视着他们；当一股浪花把他托起来的时候，这动物就更向他逼近来：他感到一阵压力，于是周围便变得漆黑，一切东西都从他的视线中消逝了。

沙滩上有一条被海浪冲上来的破船。那个白色的“破浪神”①倒在一个锚上；锚的铁钩微微地露出水面。雨尔根碰到它，而浪涛更以加倍的力量推着他向它撞去。他昏过去了，跟他的重负同时一起下沉。接着袭来第二股浪涛，他和这位年轻的姑娘又被托了起来。

渔人们捞起他们，把他们抬到船里去；血从雨尔根的脸上流下来，他好象是死了一样，但是他仍然紧紧地抱着这位姑娘，大家只有使出很大的气力才能把她从他的怀抱中拉开。克拉娜躺在船里，面色惨白，没有生命的气息。这船现在正向岸边划来。

① 这是一个木雕的人像，一般安在船头，古时的水手迷信它可以“破浪”，使船容易向前行驶。

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来使克拉娜复苏;然而她已经死了!他一直是抱着一具死尸在水上游泳，为这个死人而把他自己弄得精疲力竭。

雨尔根仍然在呼吸。渔人们把他抬到沙丘上最近的一座屋子里去。这儿只有一位类似外科医生的人，虽然他同时还是一个铁匠和杂货商人。他把雨尔根的伤裹好，以便等到第二天到叔林镇上去找一个医生。

病人的脑子受了重伤。他在昏迷不醒中发出狂叫。但是在第三天,他倒下了,象昏睡过去了一样。他的生命好象是挂在一根线上，而这根线，据医生的说法，还不如让它断掉的好——这是人们对于雨尔根所能做出的最好的希望。

“我们祈求上帝赶快把他接去吧;他决不会再是一个正常的人!”

不过生命却不离开他——那根线并不断，可是他的记忆却断了:他的一切理智的联系都被切断了。最可怕的是:他仍然有一个活着的身体——一个又要恢复健康的身体。

雨尔根住在商人布洛涅的家里。

“他是为了救我们的孩子才得了病的,”老头子说;“现

在他要算是我们的儿子了。”

人们把雨尔根叫做白痴;然而这不是一个恰当的名词。他只是象一把松了弦的琴,再也发不出声音罢了。这些琴弦只偶然间紧张起来,发出一点声音:几支旧曲子,几个老调子;画面展开了,但马上又笼罩了烟雾;于是他又坐着呆呆地朝前面望,一点思想也没有。我们可以相信,他并没有感到痛苦,但是他乌黑的眼睛失去了光彩,看起来象模糊的黑色玻璃。

“可怜的白痴雨尔根!”大家说。

他,从他的母亲的怀里出生以后,本来是注定要享受丰富的幸福的人间生活的,因而对他说来,如果他还盼望或相信来世能有更好的生活,那末他简直是“傲慢,可怕地狂妄”了。难道他心灵中的一切力量都已经丧失了吗?他的命运现在只是一连串艰难的日子、痛苦和失望。他象一个美丽的花根,被人从土壤里拔出来,扔在沙子上,听凭它腐烂下去。不过,难道依着上帝的形象造成的人只能有这点价值吗?难道一切都是由命运在那儿作祟吗?不是的,对于他所受过的苦难和他所损失掉的东西,博爱的上帝一定会在来生给他报偿的。“上帝对一切人都好;他的工作充满了仁

慈。”这是大卫《圣诗集》中的话语。这商人的年老而虔诚的妻子,以耐心和希望,把这句话念出来。她心中只祈求上帝早点把雨尔根召回去，使他能走进上帝的“慈悲世界”和永恒的生活中去。

教堂墓地的墙快要被沙子埋掉了；克拉娜就葬在这个墓地里。雨尔根似乎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情——这不属于他的思想范围,因为他的思想只包括过去的一些片断。每个礼拜天他和一家人去做礼拜，但他只静静地坐在教堂里发呆。有一天正在唱圣诗的时候,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的眼睛闪着光,注视着那个祭坛,注视着他和死去的女朋友曾经多次在一起跪过的那块地方。他喊出她的名字来，他的面色惨白，眼泪沿着脸颊流下来。

人们把他扶出教堂。他对大家说,他的心情很好,他并不觉得有什么毛病。上帝所给予他的考验与遗弃，他全记不得了——而上帝,我们的造物主,是聪明、仁爱的,谁能对他怀疑呢？我们的心,我们的理智都承认这一点,《圣经》也证实这一点:“他的工作充满了仁慈。”

在西班牙,温暖的微风吹到摩尔人的清真寺圆顶上,吹过橙子树和月桂树;处处是歌声和响板声。就在这儿,有一

位没有孩子的老人、一个最富有的商人,坐在一幢华丽的房子里。这时有许多孩子拿着火把和飘动着的旗子在街上游行过去了。这时老头子真愿意拿出大量财富再找回他的女儿:他的女儿,或者女儿的孩子——这孩子可能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个世界的阳光，因而也不能走进永恒的天国。“可怜的孩子!”

是的,可怜的孩子！他的确是一个孩子,虽然他已经有三十岁了——这就是老斯卡根的雨尔根的年龄。

流沙把教堂墓地的坟墓全都盖满了,盖到墙顶那么高。虽然如此，死者还得在这儿和比他们先逝去的亲族或亲爱的人葬在一起。商人布洛涅和他的妻子，现在就跟他们的孩子一道，躺在这白沙的下面。

现在是春天了——是暴风雨的季节。沙丘上的沙粒飞到空中,形成烟雾；海上翻出汹涌的浪涛;鸟儿象暴风中的云块一样，成群地在沙丘上盘旋和尖叫。在沿着斯卡根港汊到胡斯埠沙丘的这条海岸线上，船只接二连三地触到礁上出了事。

有一天下午雨尔根单独地坐在房间里，他的头脑忽然似乎清醒起来;他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这种感觉,在他小

时候，常常驱使他走到荒地和沙丘之间去。

“回家啊！回家啊！”他说。谁也没有听到他。他走出屋子，向沙丘走去。沙子和石子吹到他的脸上来，在他的周围打旋。他向教堂走，沙子堆到墙上来，快要盖住窗子的一半了。可是门口的积沙被铲掉了，因此教堂的入口是敞开的。雨尔根走进去。

风暴在斯卡根镇上呼啸。这样的风暴，这样可怕的天气，人们记忆中从来不曾有过。但是雨尔根是在上帝的屋子里。当外面正是黑夜的时候，他的灵魂里就现出了一线光明——一线永远不灭的光明。他觉得，压在他头上的那块沉重的石头现在爆裂了。他仿佛听到了风琴的声音——不过这只是风暴和海的呼啸。他在一个座位上坐下来。看啊，蜡烛一根接着一根地点起来了。这儿现在出现了一种华丽的景象，象他在西班牙所看到的一样。市府老参议员们和市长们的肖像现在都有了生命。他们从挂过许多世纪的墙上走下来，坐到唱诗班的席位上去。教堂的大门和小门都自动打开了；所有的死人，穿着他们生前那个时代的节日衣服，在悦耳的音乐声中走进来了，在凳子上坐下来了。于是圣诗的歌声，象汹涌的浪涛一样，洪亮地唱起来了。住在胡斯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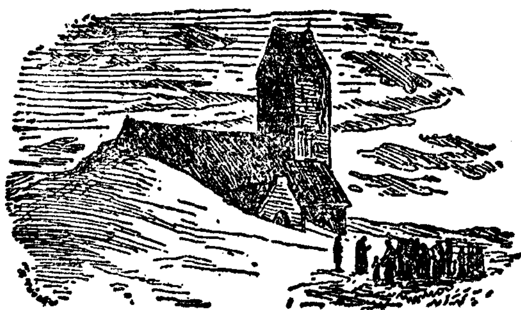
的沙丘上的他的养父养母都来了；商人布洛涅和他的妻子也来了;在他们的旁边、紧贴着雨尔根,坐着他们和善的、美丽的女儿。她把手向雨尔根伸来,他们一齐走向祭坛:他们曾经在这儿一起跪过。牧师把他们的手拉到一起,把他们结为爱情的终身伴侣。于是喇叭声响起来了——悦耳得象一个充满了欢乐和期望的小孩子的声音。它扩大成为风琴声,最后变成充满了洪亮的高贵的音色所组成的暴风雨，使人听到非常愉快，然而它却是强烈得足够打碎坟上的石头。

挂在唱诗班席位顶上的那只小船，这时落到他们两人面前来了。它变得非常庞大和美丽；它有绸子做的帆和镀金的帆桁：它的锚是赤金的,每一根缆索,象那支古老的歌中所说的,是“掺杂着生丝”。这对新婚夫妇走上这条船,所有做礼拜的人也跟着他们一起走上来，因为大家在这儿都有自己的位置和快乐。教堂的墙壁和拱门,象接骨木树和芬芳的菩提树一样,都开出花来了；它们的枝叶在摇动着,散发出一种清凉的香气；于是它们弯下来,向两边分开;这时船就起锚,在中间开过去,开向大海,开向天空;教堂里的每一根蜡烛是一颗星,风吹出一首圣诗的调子,于是大家便跟着风一起唱:

“在爱情中走向快乐！——任何生命都不会灭亡！永远的幸福！哈利路亚！”

这也是雨尔根在这个世界里所说的最后的话。连接着不灭的灵魂的那根线现在断了；这个阴暗的教堂里现在只有一具死尸——风暴在它的周围呼啸，用散沙把它掩盖住。

第二天早晨是礼拜天；教徒和牧师都来做礼拜。到教堂去的那条路是很难走的，在沙子上几乎无法通过。当他们最后到来的时候，教堂的入口处已经高高地堆起了一座沙丘。牧师念了一个简短的祷告，说：上帝把自己的屋子的门封了，大家可以走开，到别的地方去建立一座新的教堂。



于是他们唱了一首圣诗，然后就都回到自己的家里去。

在斯卡根这个镇上，雨尔根已经不见了；即使在沙丘上人们也找不到他。据说滚到沙滩上来的汹涌的浪涛把他卷走了。

他的尸体被埋在一个最大的石棺——教堂——里面。在风暴中，上帝亲手用土把他的棺材盖住；大堆的沙子压到那上面，现在仍然压在那上面。

飞沙把那些拱形圆顶都盖住了。教堂上现在长满了山楂和玫瑰树；行人现在可以在那上面散步，一直走到冒出沙土的那座教堂塔楼。这座塔楼象一块巨大的墓碑，在附近十多英里地都望得见。任何皇帝都不会有这样漂亮的墓碑！谁也不来搅乱死者的安息，因为在此以前谁也不知道有这件事情：这个故事是沙丘间的风暴对我唱出来的。

译 后 记

《守塔人奥列》（Taarnvægteren Ole）原著发表于一八五九年，收集在《新的童话和故事》第三集里。《安妮·莉斯贝》(Anne Lisbeth)，也发表于一八五九年。《孩子们的闲话》（Børnesnak）也是这年发表的，它所写的是安徒生儿时的亲身经历。《一串珍珠》(Et Stykke Perlesnor)第一次发表于一八五六年，但是收集在一八五九年出版的《新的童话和故事》里。《笔和墨水壶》(Pen og Blækhuus)和《墓里的孩子》（Barnet i Graven）也都发表于一八五九年。《两只公鸡》（Gaardhanen og Veirhanen）、《美》(Deilig)和《沙丘的故事》（En Historie fra Klitterne）都发表于一八六〇年，收集在《新的童话和故事》第四集里。

从这几篇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童话式的幻想在这里已经不多见了。安徒生是在用朴素的笔墨直接描写现实的人生。

H. C. Andersen

EVENTYR OG HISTORIER

本书根据 Flensteds Forlag，Odense，
Denmark，1952 年版本译出

沙丘的故事

〔丹〕安徒生 著
叶君健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875 插页 2 字数 71,000
1986 年 8 月新 2 版 198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版)
印数：166,101—198,100 册

书号 · 10188 · 38 定价：0.65 元

书　号：10188・38

定　价：　　0.65 元